陳學士文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陳學士文集

(一)

陳儀著

本館據幾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陳學士文集目錄

卷一

疏　表　頌　賦　銘　詔

請修典禮疏 代蔡大宗伯

康熙六十年殿歷擬禮部請上尊號疏

請修營田工程疏

請增先賢配饗疏

請飭緣事士子審明報部疏

謝賜上諭表

謝自陳留任表

賀景陵神芝表

萬壽頌 有序 館課

潞河頌 有序 館課

辟雍頌 有序

躬耕耤田頌有序
青海平定頌有序
臨雍視學頌有序
冬嶺秀孤松賦以題爲韻
擬寶座銘
擬興水利詔
擬減刑詔
擬賑貸詔
擬舉山林隱逸詔

卷二

事宜　志　議　咨
直隸河道事宜
文安河隄事宜
營田志
四河兩淀私議

永定引河下口私議
後湖官地議
治河蠡測
與天津清河兩道咨
卷三
序
柳塵四書集解序
甘忠果公專祠詩序代麥大宗伯
青瑤草堂詩集序
使秦草序代張轉墉司寇
龍東溟詩序
玉鑑堂詩鈔序
徐君詩序
偶然草序
制義自序

吳井遷制義序
張天池制義序
李濬明時文序代
女式集序
朱乾御詩集序
楊石湖詩集序
林素園詩序
韓歐文序
南游草序
程樂天小試文序
蔣節婦詩序
葉貞女傳後序

卷四
序
贈張圖園侍御巡鹺兩淮序

送吳東巖歸歙州序
贈汪有章序
送任迴瀾歸養序
送錢修亭奉母南歸序
贈房山令彭棣芳序
送鴻臚寺少卿圖園張公致仕序
送陳庶菴令金堂序代太倉相國
送張式玉明府移任三河序
贈督理街道工部主事覺軒張君序代黃崑圃太常
賀尉氏二子入學序代
贈趙生入學序
邢紫淵孝行序代
贈永濟令潘蒼企序
卷五
壽序

西林相國六十壽序
華亭相國八十壽序代蔡大宗伯
大宗伯德清蔡公七十壽序代湯少宰
武強總憲劉公八十壽序代朱高安總憲
郝少司空七十壽序代酈南湖少司寇
柏鄉魏觀察五十壽序代太倉相國
行唐令王筆山壽序代黃崑圃太常
豐潤令吳澹庵壽序
薊州刺史張公壽序
鹿書田封翁六十壽序
王少司馬七袠壽序代華亭王相國
卷六
壽序
查慕園七十壽序
李封君七十壽序

鄭伯倪壽序
柯狄猷壽序代冀耐庵同年
李據公六十壽序代王忞遠少司農
朱從如七十壽序
王于宣六十壽序代
王于宣壽序代范太常
關君五十壽序代同年吳開宗作
冀耐庵暨德配魏六十雙壽序
張母劉太君八十壽序
方太夫人九十壽序
茹母譚安人壽序
陳母張太孺人八十壽序代黃鎮華冀圖
黃年伯母吳太夫人九十壽序
周母何安人八十壽序代湯少宰

卷七

書
答徐撫軍書
與趙撫軍書
上朱相國書
上朱相國書
上朱相國書
上朱相國書
上鄂相國書請開銷積水書
上趙相國書
上潘老師書
與顧漕臺書
與定河鄭書
上某相國書
與李樞府書
與李樞府書

與李樞府書
與李樞府書
答李樞府書
復劉總督書
與鄭藩伯書
與謝藩伯書
與張藩伯書
與宋運使書
與保定倪太守書
與永平吳太守書
與保定李太守書
與馮州牧書
與遵化杜牧書
與連東洲書
答楊司馬抑奇書

與梁明府書
與徐明府書

卷八

書

與王念菴先生書
與符幼魯書
與吳赤谷子論文書
答鄒太和書
答李銳巖書
與同年冀隆吉書
答某學政書
答費懷谷書
與刁步武書
上安溪相國書代王念菴
代人上當事書

家言
卷九
論
河圖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論館課
學顏子之所學論館課
禮理也樂和也論館課
樂本乎政論館課
一故神兩故化論館課
湛一氣之本論館課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論館課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論館課
大易不言有無論館課
剛柔地道法之效也論館課
太虛者氣之體論館課
卷十

傳　事略
洪尼雅喀傳
薩布素傳
胡岫齋傳
杜碩夫傳
李月巖傳
梁明府傳
龍東溟傳
朱孝廉傳
陳孝子傳
幷太守傳代
查氏一門七烈傳
孝惠姜太君傳
巖將老太公傳
歐陽際隆事略

趙節婦事略
卷十一
記
王氏別墅記
借餘軒記
游園記代潘老師爲莊親王作
重修廣濟橋碑記
有竹齋讀論語記
江南戊午鄉試正主考熊公追思碑記
天津關部布公去思碑記
張氏新塋碑記
新安黃氏享妣專祠碑記
卷十二
祝文　祭文
祭龍神驅怪文

祀龍神祈晴文
祈雨文
祈雨文代李制置
祀田祖祈晴文
祭溧水河神文
家祭文
祭怡賢親王文
祭李又玠宮保文
北地同學公祭安溪相國文
公祭梁少司農文代蔡大宗伯
祭梁會庵明府文
公祭朱潔臣孝廉文
卷十三
祭文　誄
祭張懷慶勉齋文

祭張魯菴方伯文代鄭伯悅
祭查慕園文
祭馬个臣文
祭親家孫景玉文
同社公祭少司農芝遠王公繼配馮淑人文
祭師太夫人文代
祭黃年伯母吳太夫人文
祭提恭人文
祭李太宜人文
祭王太夫人文代李大廷尉
祭李太君文
祭鄭太君文代家大人作
鄭西屏誄詞
卷十四
墓誌銘

鎮綏將軍襄勇潘公墓誌銘代太倉王相國
贈翰林院編修畹茲張公暨配王氏孺人墓誌銘
封國子監助教河南上蔡縣知縣蒼潤趙先生墓誌銘代郡少司空
封汝甯府知府沛然龍君墓誌銘
候補按察司副使安陸府知府易軒楊公暨配孫宜人墓誌銘
曹熊占墓誌銘
甯母路安人墓誌銘
薛母楊太君墓誌銘

卷十五

題辭　跋　引贊
韓歐文選題辭
題送別江冠羣詩後
石濤畫黃研旅詩册題後
馬文毅公彙草辨疑題後
楊太涵乞養文稿題後

宋文修廬次集題後
五芝樓文稿題後
郭善夫去思碑詩册題後
題熊滌齋秋江垂釣圖
題李璞庵小照
陸筠巢小照題後
題潘平山小照
題汪野夫小照
題朱奕韓小照
題蔡中山小照
題謝繡峰負米圖後
題秋江月夜舟畫卷後
題駱子曇扇頭
跋睫巢名字詩後
張圖園孝子圖辭說跋

募建陡河龍祠疏引
重修張相公廟募緣疏引代王仲平先生
陳母張孺人八十徵詩引代同年潘元亮
重修姜氏世系引代母舅仲立
吳澹庵明府像贊

陳學士文集卷一

文安陳襄著

疏表頌賦銘詔

請修典禮疏代蔡大宗伯

奏爲題明事。竊聞仁莫殷於事天。孝莫隆於假廟。義莫大於尊賢。三者禮之大本。萬化之權輿也。仰惟我皇上健符乾則。廣冒坤輿。擴累葉之丕基。振千聖之鴻業。夐乎上哉。莫與京矣。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自御極以來。歷周甲子。而祗事上帝。明旦維殷。靡間夙夜。致養兩宮。虔奉九廟。修文王視膳之儀。執武周事存之節。至仁大孝。懿著神明。臣等備員聯從。郊廟之祀。烝與駿奔。寤寐聖敬之翼翼。瞻天顏之穆穆。於時昧旦不顯。燔燎屬空。帝天鑒臨。皇祖昭格。靈風被人。神光隱物。惟精誠之所召。通幽明而一致。以故上辛祈穀。靈雨告以康年。寢園展敬。停雲駐其永慕。凡茲神異。書契曠無聞焉。至若默契前修。潛通至道。親臨闕里。釋菜尼山。澤起松楸。徽流琴瑟。屈萬乘之尊。修私淑之敬。六經用以表章。羣賢蒙休似續。天章所垂。雲爛星陳。尊賢貴德。於斯極矣。夫道有所統。事有所兼。綱舉者目張。根培則華茂。欽若上帝。得天統矣。因是以禋于六宗。徧于羣神。百靈效職。四時攸序。至順也。孝共宗廟。建人極矣。因是以敦睦九族。辨章百姓。朝有行葦麃鷺之風。家傳羔羊引年之義。至和也。尊崇聖道。立教本矣。因是以興學造士。論才辨官。在泮

懷集鶚之好音位著厲羔羊之雅操至肅也是故兩儀清明萬物暢遂八風汎穆嘉祥雲集薄海內外涵濡大化者五十九年於茲矣而孰知一人建中和之極秉肅雍之德聲律身度心經意緯未嘗斯須忘祇敬也夫古之聖人言爲世法行爲世則一時見知諸臣類能紀述盛美昭茲來許今我皇上不思不勉天秩天敍媲伊耆之欽文邁姬周之郁郁宜垂示萬禩而一時闕於紀載此禮官儒臣之責也臣請自康熙元年迄於今所行禮儀會集成書以敬天尊祖崇聖爲之綱餘各類從條貫勒爲盛世憲章繼周公三禮之後乞敕下臣部編次於明年萬壽節前進呈御覽嗣後每六十年一修著爲例臣無任云云

康熙六十年頒歷擬禮部請上尊號疏

奏爲億萬載之昌期伊始六十年之寶歷維新振古希聞普天同慶懇請誕受鴻稱用昭盛典以愜輿情事竊惟至德乘乾天同流而不息神人御宇道運世以無方粤稽遂古之初攝提循蜚之紀以八千歲爲春秋視數百年猶旦暮莫不執中涵和紹物開智蒼精協瑞柔祇效祉於時書契未開靈蹟丕顯千世而後猶可記聞豈不以實有所至者莫得卻其名愛有所積者莫得闕其口是以羲皇爲紀功之號勳華亦載德之稱未聞遂其謙沖謝茲盛美者也欽惟我皇上貫三才而首出配兩儀而獨大語開創則皇古遜制作之精言守成則千聖賴表章之備巍巍蕩蕩靡得而名罄矣顧惟管蠡窺量厥略可覩焉伏思帝王之長世也道莫大於敬天德莫隆於法祖職莫切於勵政業莫盛於勤民自皇上御極以來一歲再郊有虔對越四時格廟務竭精誠臣等備員陪乘忝與駿奔窺聖敬之翼翼瞻天容之穆穆儼其來格綏我思

成。靈風被人。神光隱物。上辛祈穀。靈雨告以康年。寢園展敬。停雲駐其永慕。幽明一致。如響斯答。此從古所未有也。基不已之命於夙夜。無一時而忘自強不息之心。懍有赫之鑒於旦明。無一事而釋不顯亦臨之畏。開千百世之太平而告成於九廟。可謂殫繼述之隆。合億兆人之順應而致孝乎兩宮。斯以極尊親之至。此從古所未有也。夫蒞政之術。非寬卽猛。齊民之要。惟德與刑。畸重畸輕。則勢積而難返。救偏救弊。或寡過而未能。惟我皇上。不剛不柔。不競不絿。執兩而用其中。無私而得其正。萬幾協於克一。森然綱舉而目張。庶司百職。拱手受王釐而未逮。八荒涵於在宥。悠然民胞而物與。窮簷僻壤。終身蒙帝力而不知。最重者人才。自一命而上。罔不詢事考言。一見而悉其器之所受。至愼者民命。凡法司所讞。莫不酌輕疑重。三宥而求其情之可矜。水利河防。生民之大命也。經畫出於容慮。則禹績攸同。指揮受自親臨。則河伯允翕。灌溉西北。漕挽東南。慶平成者數十年。省金錢以鉅萬計。此前史所未見也。蠲租賑貸。哲后之令舉也。計特詔之頻蠲。累萬億而未已。徧九州而盡復。期三歲之必周。一雨偶愆。興發之恩已下。三秋徵歉。平糴之令旋行。此前史所未見也。若夫奮武揆文。軼今邁古。尤有未易殫述者。我皇上冲齡御極。神略天成。內除三蘗。取臺灣。則扼吭蹈瑕。功以持久而收其萬全。清二十餘年之伏戎。而金甌無缺。外平察哈爾。則電馳霆擊。計以迅發而殲於一舉。臣四十八部之蕃落。而玉歷無疆。凡茲廟謨。悉由聖算。至於噶爾丹侵我屬國。擾我邊陲。張皇三路之師。嚴翼六飛之駕。親踰瀚海。立靜鯨波。大耆定於寓中。揚皇威於漠外。自我天覆。悉主悉臣。東至琉球暹邏。西至青海烏思藏。南至交趾。北至鄂羅斯諸部。罔不鳥集鱉至。其球獻

琛聲教所訖。版圖之廣。未有媲隆於今日者。然而聖謨獨運。安不忘危。拔虓虎於戎行。儲鷹揚於環衛。待英雄以不次之擢。故三陲節鎮。人人懷修戈敵愾之忠。優卒伍以不測之恩。故百萬貔貅。在在有士飽馬騰之樂。練技則火器雷殷。弓矢雨集。所向無堅城。結陣則進如潮水。止如山嶽。當之無勁敵。九圍有截。四海永清。此從古所未有也。粵稽圖書啓祕於羲昊。執中垂統於虞廷。治法心源。於茲備矣。自文武以降。道在下而不在上。故漢唐而後。治宗霸而不宗王。我皇上以天縱之資。接聞知之統。抉圖疇之奧義。故先天後天之論。折萬古之衷。得鐘律之元音。故正宮旋宮之法。契九招之妙。闡五經之微言大義。日月布而江河流。考六書之轉註諧聲。豕韋釐而龍鳥辨。若乃裔皇聖製。典謨雅頌。鎔鑄而出毫端。揮灑宸翰。羲獻歐虞。驅策而來楮上。以及星經圖緯之學。悉探精微。紀元章蔀之書。咸窮闡域。誠所謂綜百家而貫天人。被四表而格上下者矣。因是以崇儒重道。興賢育才。典曠世而未聞。事千秋而一遇。親登闕里之堂。澤起松楸。徽流琴瑟。而洙泗諸賢之裔。咸予世官。特躋紫陽之祀。旁搜佚集。手定遺文。而濂洛羣儒之家。均沾異數。以故儒林競勸。多士克生。鳳翽麟游。雲蒸霞蔚。野無良而不錄。教不肅而自成。此從古所未有也。臣伏惟自古帝王代興。或功德殊途。或文武異道。各極當時之盛。聿開一代之祥。惟我皇上。神聖文武。萃於一身。集百王之大成。擅千秋之絕業。溯唐虞夏商周以後。暨漢唐宋元明以前。夐乎莫與之京矣。而乃虔羣勞謙。典學圖治。無一日不延見廷臣。裁決庶務。無一歲不巡行郡國。咨訪民艱。宸鑒歷久而愈益清明。聖躬無逸而愈益強固。事無微而不燭。人經見而不忘。蓋惟以至誠無息爲心。故能悠久道化成之業。貞符

在握。造化從心。今當十月朔日。六十年之玉歷初頒。此在萬年有道之長。特如日月升恆之始。然而考之史册。則自唐堯以下。四千餘載。蓋闕如焉。四海臣庶。幸際昌期。莫不雀躍嵩呼。衢歌巷舞。而鴻號未建。無以揚洪庥。昭來許。戴高履厚。莫甚懷慙。茲據京城直省士民。合詞請上尊號。天人協應。不約而同。老幼歡呼。不謀而合。臣等忝列禮官。樂觀盛典。不敢壅於上聞。敬達宸聽。伏乞敕賜允行。以慰輿情。用垂典策。並祈皇上於來歲元旦令節。御殿受賀。庶萬國之歡心。遐暢。瞻雲日以來同。聖朝之大禮光昭。並乾坤而永久。臣等中外臣工及軍民人等。不勝翹首顒望之至。爲此謹具奏。

請修營田工程疏

奏爲請修營田工程疏事。竊查玉田豐潤兩縣。負山襟海。地勢北高而南下。泉河溪澗之水。匯聚低鄉。沮洳汙塗。本宜種稻。惟向無圍防溝洫。是以僅藝旱禾。一遇雨澤偶多。往往失其收穫。自雍正四年蒙皇上天恩。創舉營田。代爲經理。固已濬築兼施。變汙萊爲膏腴矣。此外可營之地。尚多。小民望營之心甚切。所當推廣皇仁。亟爲開築者也。查有玉田縣屬之蘿蔔窩等村。在還鄉河西。薊運河東。兩水縈迴。中間數十里。土膏洋潤。天然稻鄉。第以霖潦所歸。民力不能捍禦。即種高粱麻稗。亦常多淹沒之虞。臣測其形勢。還鄉河高於薊運河四五尺。若從還鄉河開一橫渠。引流灌溉。築圍成田。水多則可洩於薊運河內。如此措置。似可旱澇無憂。即行令該縣知縣馬鴻俊。確加查估。據稱。還鄉河西岸。孫家圈之前。建造石閘。開東西橫渠一道。長一千六百餘丈。高七八丈不等。圍內溝洫貫通。各隨地段形勢。套作小圍。溝口建涵洞十座。

木閘一座。橋三座。共計田二百餘頃。其餘各村地土。皆屬可營。但恐小民僥倖貪多。則耕種或致潦草。是以先治兩圍。來歲再行擴充。則事半功倍。疆理更易爲力等因。豐潤縣屬之陡河兩岸。歷年營田。多至十圍。屢獲豐收。小民覩水田之利。爭願開種。臣復細加相度。將軍莊舊圍之下。梁家灣等處。及副使王鈞田圍之外。胡家等泊。俱可營治。但田愈廣增。則需水愈多。而陡河源高勢峻。易長易消。雖有王鈞所造攔水壩一座。然處下游。不能蓄水逆上。徧溉諸圍。必須於上流適中之地。添建木壩一座。停留水勢。庶俾灌溉既咸。周行令該縣知縣周傅昌。確加查估。據稱。梁家灣一圍。田三十四頃餘畝。臨河應築隄六百餘丈。高七尺。內挑圍溝一道。長一千一百餘丈。挑溝之土。卽以修圍。胡家泊一圍。田七十餘頃。卽接副使王鈞圍外。引河挑長三百六十餘丈。接界之處。建閘節水。築圍一千九百餘丈。高六尺。兩圍進水涵洞七座。其副使王鈞所建陡河蓄水木壩。應令其移於王蘭莊橋下。改修石工。居十圍適中之地。上下皆足引灌等因。各造具料估細册前來。臣逐一查核無異。已飭行兩縣。出示曉諭各地戶。泡種養秧。預備耕治。其隄圍渠閘工程。據革職員外郎程志仁呈請。情願急公。代民修築。臣已委令玉田縣知縣馬鴻俊、豐潤縣知縣周傅昌等。協同辦理。如果盡心效力。工程無悞。臣當遵旨奏請。儻或怠惰遲延。從重參處。臣仍不時親身巡查。工完咨明直督。查取地方官收管。俟秋間田成工竣之後。另行核實具題。所有修築豐玉兩縣營田工程緣由。理合繕摺奏聞。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請塋先賢配饗疏

奏爲請增先賢配饗以廣崇儒之化事竊見我皇上德本生安道兼仁聖闡六經之精義集百王之大成緬契儒修宛聖賢之相得博觀羣集恍臣主之同時特眷朱熹於衆儒之中爰躋配饗居十哲之次良以存誠主敬學庶幾乎孟醇繼往開來功不在於禹下故彰曠典以示褒崇抑臣更有請者微言再續首賴周程聖道浸章並推關閩濂溪之圖太極殫易理之精微橫渠之著西銘盡仁道之廣大明道似顏子和風慶雲伊川似孟軻山嚴壁立朱子以程子得聖人之心又曰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三復斯語並極推崇是固非有宋諸儒所可及而世有孔子當不止冉閔之具體而微游夏之一詞莫贊者也臣愚推廣聖意合無將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與朱熹一體俱賜配饗蓋其生平典學同升夫子之堂固宜曠代彙征共入聖人之室詎止斯文之慶實爲至道之光多士具瞻羣情率作於我國家崇儒重道之化非特小補而已如果臣言可採伏乞睿鑑施行

請飭緣事士子審明報部疏

奏爲仰體皇仁通融滯以廣作人之化等事欽惟我皇上御極以來加意人才無遠弗屆無微不燭於雍正元年特開鄉會兩科所得人才皆極一時之選又念額數所限或有遺才諭令閣部大臣及翰林院官公同檢閱進呈御覽欽賜科名仰見我皇上體天地生才之心繼聖祖育才之志廣搜博採務俾多士之彙征不忍一夫之不獲雖古帝王闢門籲俊夢卜旁求未有如斯之纖悉靡遺者也四海之內巖穴之隱莫不鼓舞奮揚彈冠相慶而猶有獨抱向隅之悲於聖明之世者臣敢爲我皇上陳之查定例文武生員

緣事黜革報部。及審明收復。應令該提學院道續報。是生員緣事暫革就訊者。所以伸法也。審明無罪續報收復者。所以全才也。然天下學臣報部册內。黜革者歲不乏人。收復者百無一二。此等率皆孤寒之士。訊逮結正。身家已盡。得免罪戾。已幸再生。雖例應開復。而承審衙門。勒索無獲。不與申詳學使。學使但知其應革。而不知其應復。遂以黜革報部矣。間有呈請學使查案收復。而册已達部。書吏憚於駁查。不爲申理。禮部亦但知爲已革而不知其應復。遂以革黜除名矣。使其果有罪愆。則已經詳革之人。誰復顧惜而爲之寬縱。審係無罪。則誠無罪也。審係應復。則誠應復也。以無罪應復之人。而上下衙門。互相推諉。遂至廢棄終身。直省內如此類者。不可勝數。其中豈無懷才負異之士。而偶以無妄之災。自錮於光天之下。殊恩盛化。沾被無由。臣竊痛之。我皇上廣甄收於廢棄之餘。雖經督撫參劾之員。苟非貪酷大罪。皆許都察院具呈。誠以人才實難。不忍以一瑕而終棄也。況無罪應復之士。若悉其沈淪如此。則聖心隱惻。又不知何如矣。去年恩詔內廣入學之額。成童莫不沾恩。則此無罪應復生員。合無敕令學臣查其原案。委係無罪。例應收復者。准與收復報部。嗣後凡有生員緣事暫革聽審者。審明有無情罪。俱令承審衙門報明學臣。以便分別造册達部。如此。則天下孤寒。永無冤滯。皆得沐浴於雲漢菁莪之化矣。謹奏。

謝賜上諭表

欽惟我皇上聖由天縱。學自性成。心源接堯舜以前。方將陶鑄三代。治法超漢唐而上。固已度越百王。建天下之非常。適還其所應爾。開生民之未有。祇因其所固然。顧小民多日用而不知。俗吏或循習而不振。

提撕警覺。端賴王言。開導指陳。遂成至訓。或一事而周詳反復。義蘄繹而愈精。卽一時之告誡丁寧。道引伸而益大。蓋聖心之存者。冒天地以爲量。故聖諭之發也。類萬物以爲言。但比事屬辭。雖見規條之粲列。而會通歸極。未覩綱蘊之大全。何幸七載之恩綸。彙著千秋之謨誥。錫周三事。貢自九天。臣見等管窺。志專葵向。生逢聖作。喜快覩於欽文。祇聆天言。矢心儀於明旦。開函誦讀。多心思耳目創獲之奇。掩卷尋維。皆日用飲食自然之妙。恥躬行之弗逮。悚懼交深。儼天威之式臨。祇承罔斁。自此催耕隴畔。烝髦士而詳與敷陳。觀穫田間。進野老而曲加開牖。務使家喻戶曉。羣安耕鑿。作息之天。庶幾道一風同。共成正直蕩平之盛矣。

謝自陳留任表

奏爲恭謝天恩事。竊臣因自陳屆期。恭疏具奏。備敍三朝恩遇。非尋常奉職之能酬。內省數載愆尤。皆賦性戇愚之所致。披陳煩瀆。甘譴斥以何辭。聖度優容。乃溫綸之更賁。臣於本月某日。接准部文。奉旨云云。跪讀之下。慚懼彌深。念臣本屬凡材。兼乏學術。幼識致身之義。長懷報國之忠。遇事直前。不知險阻之可避。有言必盡。不顧仇怨之交攻。蓋緣列聖鑒其愚誠。誓畢此身捐其頂踵。因積勞而致疾。恐塡溝壑。無以終報國之心。故乞罷以就閒。冀幸獲安痊。得以遂致身之志。是臣之求退。與慕進之衷。無二致也。仰荷聖慈。原其心以觀過。知實出於葵誠。略所短而錄長。不欲棄茲老馬。所以獎臣之旣往。正以勗臣之將來。臣敢不藉資藥餌。淬勵心神。體聖慮之憂勤。己溺己飢。常念一夫之失所。宣皇猷之惇大。必誠必敬。勉率百

爾以奉公苟一息之尚存矢寸衷於無懈以期仰報高深於萬一耳

賀景陵神芝表

題爲聖武揚丕承之大烈景陵錫威喜之神芝恭疏慶賀事欽惟皇上德備中和功隆位育協萬幾於克己森然綱舉而目張正百度於維新允矣禮明而樂備光昭四表景星現而慶雲興澤被八紘威鳳來而祥麟出河清海晏固有瑞而必呈歧穉嘉禾已無美之弗備茲者景陵寶地挺毓靈芝白石爲莖暈五雲之糺縵紫霞成色擢三秀之精英考之圖經洵稱上瑞求之史册已屬希聞乃獨鍾美於景陵彌見天心之眷注仰惟聖祖仁皇帝貫三才而首出集千聖之大成厚澤深仁丕冒六十餘載經文緯武垂裕億萬斯年我皇上念切敬承志宏纘緒紹庭儼在措施一本心傳對越思成播告咸遵祖訓惟純孝感通於微顯斯精誠貫達於神人在昔噶爾丹螳拒西陲天威臨而霆擊風馳鯨波立靜今茲準噶爾鴟張北路廟謨授而禽殲草薙沙磧永清大耆定於寰中後先一軌揚聲靈於漠外述作同符露布鐃歌又覩凱旋之盛策勳飲至重逢捷奏之年上契鑒觀求莫之心大慰陟降在天之意休和所召靈異斯呈擢玉葉於寶城昭玉歷萬年之瑞挺金柯於磐石兆金甌百世之祥告郊廟而薦馨香益信天人之合垂簡編而書盛美聿彰繼述之隆臣幸際昌期欣逢瑞慶東郊覩土喜聞野老之擊歌南畝烝髦願效封人之嵩祝臣無任云云

萬壽頌有序　館課

惟天以帝克肖厥德全付所覆爲有家以四海爲池以五嶽爲阿以萬國爲基以九州爲庭既堂既構既除既治無飲我池無矢我阿天乃殫厥所有集於帝躬日麗乎陽月察於幽俾作帝聰明露沐雨浴暘照風養俾作帝膏澤霆擊霜滌俾作帝武怒雲蔚霞絢俾作帝文章列宿即次各恭其度俾作帝臣庶星含曜各從其好俾作帝民執天之紀周天之行紀歲五十有六惟帝六十四齡得易之大全乃授圖於河發策於洛用乾之貞致不已於帝命曰惟帝子同爰啓下民俾言自其口出其辭曰

日所明雲所雨羣有生鞠而孺飽以嬉無驚怖海可漁山可採蛟螭貙豺不吠虎質白麟章赤帝圃遊交其跡耕青春穫陽秋淪清泉縕褐衮歲功成星紀周帝雖力何所求雲縵縵錯五章露垂垂凝芝房帝不有貴稻粱物豐成人老壽攜孫曾將羔酒嶽形五疇圖九進君王祈黃耆斗之樞氣之母握璇璣長在手

潞河頌 有序 館課

惟五十有四載秋雨集甚風溯流潞河溢夾岸漂其百廛有司以告帝曰咨河其欲徙夫天動而有紀故七政經經列宿秩秩往章來察永以終古惟地奠居諸有動所含水爲鉅海運川徙靡常厥道夫土理通疏絡交脈行縱橫綰輳譬諸人身百川膚陳動氣內運相應以攝河流用翕其或下有壞壤氣閟旁行地脈從之則改卜道防者罔覺惟事故常卽怒溢橫流其發也以風雨地氣通而涌沸物族乘之故爾禹導九川迺脈潛流寧惟視地之膚今有掘井闕地恆得螺蚌川流未徙地脈密移水族內生彼惟得氣之先人乃弗及爰以次載春視河迺經迺度循潛之流作我新渠自某所訖某所方幾里乃復厥常道有司稽

首受命。鼛鼓召徒。兆民蟻奔。萬鍬攸發。土膏流潤。羸蚌若積。克齊克敏。以某月日。河成。有司潔牲醴。虔告神明。用致帝命。迺導以往。洋洋活活。初若氓建。下浹故流。迺綺縠紋以逝。岸人頻矚。若見文魴赤鯉。跳波弄沫。於是咸呼萬歲。臣聞而頌之曰。

滔滔靈河。惟帝之功。未疏以人。潛流既通。載溯載洄。舟楫攸同。滔滔靈河。遵王之路。脈土北折。平流東注。唯唯蛟龍。不匿不怒。滔滔靈河。順帝之則。漢築宣房。河伯不力。曾不崇朝。維沘維湜。滔滔靈河。奄禹之迹。先天下憂。安萬邦宅。有龍負圖。曰授帝策。

辟雍頌有序

辟雍載見詩大雅。大射禮行於斯。然云。矇瞍奏公。則肆聲合舞。於是焉在。不獨以射也。文王作之。武王京鎬。因以爲天子之學。說者曰。辟、壁也。雍、澤也。旋丘之水。以節觀者。臣竊以爲內方法地。外圓象天。雍澤周環。可以四達。故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聖人命名既實。意蓋有在。毋寧節圜橋之觀聽而已。諸侯聲教訖於方隅。故半之而作泮宮。魯頌稱在泮獻馘獻囚。兵刑之政。咸受厥成。不止雍容揖讓。習彌文。飾太平已也。矧天子學。無所不統。後世不深惟其意。徒以爲文事而已。漢之武帝。嚮儒術。置博士。求遺書。辟雍明堂。百廢具舉。而明帝數幸學。乞言拜老。藹然可觀。爰及殊俗。遣子受學。然元狩以還。兵刑之氣。被於海內。東漢之士。饜矜徇名。儒風邈矣。毋亦上所以率勵之者。實不足副其名歟。貞觀之治。庶幾刑措。此自太宗天姿英邁。納諫用人之效。其學不足術也。至爲浮屠作序。則廣厲學官。亦具文耳。宋世

譽於強鄰。文弱不振。雖大觀之典禮。淳化之文物。皆詞翰之末。章縫之習也。違道不遠。程效彌疏。要之漢唐希聲迹而禮樂不興。宋明尚儒修而兵刑無紀。苟非大聖。疇能超軼近迹。合規隆古。斯名斯實。有始有卒者乎。皇帝以上聖之姿。建維皇之極。武定九有。守之以文。義正萬邦。畜之以仁。御極五十六年。乾乾維天。孜孜維日。張弛無迹。剛柔有方。於是聲教東西朔南暨。天祥臻。物瑞應。迺章六籍。綜百氏。集厥大成。堯舜禹湯文武之化洽。而周公仲尼孟軻之道備。其於辟廱之名。乃可謂彬彬質有其文云。臣躬逢厥盛而爲之頌曰。

於樂辟廱。維水縈之。四海來同。維王成之。於樂辟廱。維水疆之。民具爾瞻。維王康之。於樂辟廱。於鑠王師。三糦既拔。獻馘於斯。於樂辟廱。於穆王心。有鶚集止。懷以好音。於樂辟廱。不訊以告。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於樂辟廱。鼛鼓淵淵。壽考作人。遐不萬年。

躬耕耤田頌有序

雍正二年二月癸卯。皇帝親率羣后耤於千畝之甸。先時有協風至。史諏祝告。上既齋宮祗祓。百官御事。各致其齋三日。所司奏種及具。既備既戒。既省乃事。甸師野廬。清畿載路。壝宮靈址。位置柘陳。及期。太常啓行。朝暾升閶。闔開鯨鐘鳴。龍駕出。霓旌翠旆。千騎萬乘。靡不有聞。無聲秉皇敬之肅雍。載天容之睟穆矣。及耤。乃先有事於靈壇。列辟陪位。多士駿奔。既盥既濯。或肆或將。式百禮之孔洽。紛五音其繁會。一人奏格。而神既右享。綏萬廔豐。所以斂福。敷錫兆民也。少焉。上乃步自帷宮。詣乎廣阡。游場染屨。恭已南面。

三王九卿咸肅於次司馬秉耒耜跪而進之上親載而措之參保介之御閒綵旂載揚田歌迭和上耕一
耰三推乃舍於是王五之卿九之各以其班卽事庶人終焉是日也天氣澄霽暹陽和柔土膏蒸潤若時
雨後邑老田父環聚欣矚莫不協暢以爲聖德洽於上下大孝格乎天人是以圓靈叶瑞柔祇效祉迄用
康年於斯兆矣小臣躬睹厥盛用敢拜手稽首而爲之頌曰

思樂甸畿平壤如砥遐陌引繩清渠激水順時屬土土膏載起弗震弗渝歲其奚恃皇心成歲淳濯告虔
禋於先穡躬稼大田軒承早日旌拂游煙青壇岳立翠幕雲懸有恪秉耒率先羣后教養致敬撫茲御耦
耕一班三終乎千畝祈社勸農歲其大有惟富資教立我烝民百室旣盈五常載陳大官惟稷雅樂惟豳
於斯萬年洽於神人

青海平定頌有序

國家疆寓萬邦盡日月風雨所至罔不承流濡澤是育是正今天子撫有鴻業覃深仁於累洽暢皇威於
無外重譯效贄百靈叶瑞方以三月初吉親詣辟廱薦芹藻舞干羽說經論學穆穆棣棣際斯盛者咸以
爲游闕里之門生中天之世也而西征之師振旅凱旋卽以是日捷奏繼至臣民抃舞歡聲騰涌僉曰羅
卜藏丹津世受國恩罔識禮義殘其種族擾我邊陲聖德如天屢加訓諭乃敢怙終不悛負衆螳拒爰彰
天討密授睿謀將士倚仗天威智勇齊奮所向無前師出旬有五日而翦其蕃落執其羣醜俘其旄倪收
其畜牧獲其輜重羅卜藏丹津僅以身免青海遂定邊徼永清自古尅敵制勝未有神速若此者惟我皇

上以安民戢暴之仁用知人善任之智動非得已謀必萬全是以天人助順日辰協吉鐃歌羽舞萬里同時帝世苗格於斯信矣臣幸獲躬睹敢拜手而爲之頌曰

穆穆良朝澈茲辟廱芹藻潔千羽雍容萬民具瞻四海率從帝修文德有此武功芒芒區夏八表同天雲開滴博雪霽祁連伐鼓振旅於時凱旋不介以孚孰使之然帝育羣生同符大造苟可以容咸歸懷保三宥靡悔六師致討除人之殘用天之道王猷允塞定我西陲崑崙爲阿星宿爲池日所入鄉聲教靡遺於萬斯年于時保之

臨廱視學頌有序

皇帝洪纘丕基懋昭明德於天下庶政惟時式序在位卿尹百職罔敢不虔之綱之紀厥惟王心之一是用式於萬邦莫不從欲皇帝曰咨予一人何有惟古訓是力無偏無陂以無愆於先聖先師予敢忘所自乃以雍正二載三月初吉親釋奠於聖靈五氏之裔咸在先時詔禮官追崇孔子五世進秩爲王是日皆受祀已乃御講幄於彝倫堂進師儒說經論學圜橋而聽者如登闕里游於聖人之門矣臣幸獲陪列仰惟啓庠上師祭藻舞戚在古而有顧德未臻而行事化未洽而具文禮雖希虞道匪超漢今皇帝制心制事克一用協允執厥中止於至善聖經帝典既踐言而果行矣寧與師臣憲乞升觴折俎者同乎哉溯道所從來厥成集於聖躬敬獻頌六章章八句其辭曰

道原自天烝民之生中惟恆性皆備曰誠形氣攸感靜逸於情微彼先覺曷爲民正

道在唐虞中天之日放勳聖作重華明述執中之傳十六言悉惟一乃中惟精乃一遂開有夏亦越有殷聞知接統極於周文贊易垂象姬公載勤世遠迹熄羣言糾紛大學之作章教立極中惟至善先知後得道匪外求在明明德大哉孔子爲萬世則先聖之言我皇之躬亶思作睿聽德爲聰靡瀰弗察好問用中人效其猶協於大同聖治日新乾行不已知本端化圖終於始愼厥身修垂裳恭己萬方所瞻辟廱至止

冬嶺秀孤松賦以題爲韻

維磔砢之奇姿生巖巢之峻嶺挺勁節以干雲擢修柯而蔽景無春華之曜目桃李笑而不言乏秋實之分甘枳橘驕而弄影世之相者舉肥時弗濟兮尚幸（以上嶺韻）既而集霰壓嵩窮陰藏岫霜花翦夜飇輪行晝榮木化爲橛株勁草失其故守鬱彼宗生蔚然獨秀參天黛色滴石幹之銅青徧體鱗紋皴霜皮之雨溜（以上秀韻）若乃東光未啓煙霜正濃橫枝玉綴細葉瑤封旭朝暾之洒洒冷翠膏之溶溶飛鬟參差睎女陽阿之髮垂鍼倭髾適予新沐之容非關愛日可以禦冬（以上冬韻）至於月掛遙峯雪迷樵路萬壑空明彌天積素竹掩綠而吟風梅飛香而墮霧雖婀娜於空山僅點綴乎冷趣何敢望夫上材曾不改其常度亭亭結蓋上成龍虎之文鬱鬱棲神迴盼熊彪之顧倒影而月觀千陰飛花則雪山一樹（以上賦韻）是以白鹿息其蔭元龜守其株唳鶴巢其顛蟄龍穴其膚櫟詫其材則診之以夢人珍其怪則寫之爲圖知希乃貴義立不孤（以上孤韻）五柳先生望而歎曰迢迢之嶺兮上有松不彫貞於歲暮兮何大觀之有題幸遺形於禹貢兮夫何

美夫秦封逍遙乎無爲其下兮將御風以相從以上松韻

擬寶座銘

有嚴有翼念茲在茲辰居垂拱厚地爲基乃位天德保佑命之維庭斯紹維堂肯構一人明作萬邦瞻就四門聿闢八荒在宥攸躋攸芋亦臨亦保所其無逸率時昭考馮翼仔肩維賢維寶九重雖遠兆人所依厥中允執作極會歸斂時五福端拱垂衣

擬興水利詔

水者生民之大利也周禮遂人掌溝塗川澮而時宣洩之故多有年今井畝之制既猝難復溝洫陂澤之利可毋亟講歟北土平衍本古井田地民不知灌溉旱潦聽於歲南方以水爲田而古塘廢圮或爲豪右占耕蓄洩無所田比不登朕甚憫之已下郡國二千石以時開修而厥功未奏夫小民難於慮始庸人憚於改作事有勞費利成無窮者此類是也承相御史大夫其以是課長吏而殿最之無忽

擬減刑詔

旦夕望雨若飢渴而雲氣甫蔚風輒敗之豈上施而下不應歟四月將闌雷始發聲五月浹旬猶可挾纊將陽微而陰不時解歟夫咎不虛生沴由人作赦令屢下矣而逮繫者尚多是所司拘閡文法而德意不下究矣獄者民之大命陰賊之吏以刻爲能司憲庸懦避嫌遠責輕入重出不敢毅然有所申理如此則已成之獄冤濫必多矣朝廷之意方將解澤祝網與人更始而沮格於文俗吏俾海內之人聞詔虛喜不

被誠恩。昊天疚戚。譴示以象。朕甚悼焉。丞相御史大夫廷尉。可嚴飭所司。速下郡國。出輕繫。減重辟。其更赦以前者。毋得復有所問。赦所未及。更察情條舉以聞。

擬賑貸詔

春澤告愆。二麥失穫。穀日增直。民將告饑。實惕予懷。旦夕莫敢寧息。念迴天意。先濟民艱。古者春和議賑貸。無俟陰陽愆伏。補助已行。矧今沴結既形。其可須臾緩也。其令郡國長吏發倉賑施。以救饑劬。其中人之家。願借牛種者。與之無責其息。夫救荒之患。吏胥作姦。戶貲相貿。豪猾濫恩。澤貧瘠委溝壑。此皆有司之罪也。直指使者。其督察無稽貸。

擬舉山林隱逸詔

國家興賢育才。法治甚備。自制科外。旁求博採。所以登進俊良者。厥途甚廣。是以多士烝烝。鱗輳雲蔚。幾於無曠良矣。然而冥冥飛鴻。逸翮網羅之表。皎皎白駒。絕塵維縶之外。豈無人焉。夫翊贊元化。謨弼大猷。類非章句筐篋。刀筆口舌之材。唯喏奔走。所能爲也。古之君子。無慕於世。斯可以輔世。無求於人。斯可以長人。木食澗飲。而千駟不以動其心。三公不以易其介。故能灑濯王躬。達於上理矣。朕寤寐斯人。有若飢渴。中外大臣。良二千石。其屏遣俗慮。拓開耳目。求之山澤。脫略名跡。各以聞。朕方延竚前席。用咨治理。

陳學士文集卷二

事宜志議咨

直隸河道事宜

直隸之水源派繁多不可勝紀迨其瀦爲大澤匯爲巨川則約略可數矣朝宗輻輳厥惟一途發自下而上擇別經緯指次枝幹暨修濬事宜著之於篇

【海河】一道南北運河淀河之所會也自天津城東北之三岔口迄海口之大沽長百有二十里溪廣崖深潨泱湍駛潮汐迎之則逆流而上北抵楊村南過靜海西至王慶坨每遇夏秋之交二運並漲淀水爭奔駢趨於三岔一口而強潮復來距之抵捂洄漩而不時下則二運淀河宣洩不及氾濫妄行上游之隄岸田廬皆受其害所謂尾閭不通胸腹皆病雍正三年被水者七十餘州縣其故未始不由於此也故欲治直隸之水者莫如擴達海之口而欲擴達海之口者莫如減入口之水怡賢親王於南北運河建壩開河減水分流使之別塗歸海豈止爲運河計哉入口之水減則達海之口寬而北之永定南之子牙中之七十二清流乃得沛然入三岔口而東注朱子所云治水先從低處下手正此意也

【北運河】白河潮河沽河榆河沙河通惠河諸水之所會也以白河爲經流自通州歷香河武清至天津之西沽淀河入焉抵三岔口與南運合流長二百九十五里潮白沽河自塞外來源高流遠勢若建瓴榆

沙通惠。近出西北諸山。積雨未歇。怒流已至。每伏秋漲發。暑刻尋丈。非徒恃隄防所能捍禦也。怡賢親王。於雍正六年。奏准拓筐兒港舊壩。寬六十丈。展挖引河。東以長堤。而注之場河淀。又恐淀不能容。七年。疏濬賈家沽道。洩淀水入海河。故自筐兒港以下。運河安流。楊村至天津一帶。隄工穩固。惟河西務上下。去壩稍遠。山水暴至。遂至漫決。上廑聖懷。發帑遴員。授之方略。於河西務以上之青龍灣。建壩四十丈。開引河而注之七里海。仍展寬下口之甯車沽。洩入北塘海河。上下分洩。區畫盡善。但筐兒港壩。增加灰埝。青龍灣壩。口面過高。業經督臣奏明減降改作。從此宣洩暢利。自無泛濫之虞矣。惟青龍灣壩口。拗折背流。倒漾而入。宣洩不暢。華家口、河西務。不能無意外之慮。仍煩經理耳。

【南運河】衛水淇水洪水汶水之所會也。以衛河爲經流。自故城入直隸界。經山東之德州。復入直隸之景州吳橋東光南皮交河滄州青縣靜海。至天津之三岔口。與北運合流。長八百餘里。河形曲折。寬不逾二十丈。深不逾二丈。加以全漳入運。湍急浩瀚。每苦羨溢。爲隄防害。怡賢親王親臨相度。於滄州之磚河建石壩一座。開挖引河。長一百二十里。青縣之興濟。建石壩一座。開挖引河。長九十里。分洩水勢。注之海港。滄青兩岸河平隄固。居民賴之。至靜海縣。距壩已遠。地勢更低。故議於縣北之權家口。再開減河一道。業經動工。以積水未就。止賴二壩宣洩。而壩口寬不過八丈。減水無多。不足以消全河之漲。計惟於德州上流。相近古黃河處。相度善地。建壩三四十丈。開挖引河而注之古黃河。不惟直隸運河。永免漲溢。即德州一帶工程。亦皆獲甯謐矣。但地隸山東。在此爲切己之憂者。於彼未免爲秦越之視。八年七月。德州第

九屯隄岸潰決。直隸自景州以下十餘州縣。皆被淹浸。水利衙門。雖屢行咨會。而決口訖未堅築。蓋山東地居上游。水過猶堪藝麥。而此間形如仰釜。有所受而無所洩。縱竭力捍禦。隄工晏如。亦無解於田廬之湮沒也。莫如將臨清以北。河道工程。歸併直隸總河筦理。爲濬爲修。得以自從其便。庶上下不致阻格。而一河首尾成率然之勢。計無便於此者。

【淀河】清河永定河子牙河之所會也。起自河頭。至西沽入北運。長四十里。淀水茫茫。至此始有崖岸。夾束東流。故名淀頭。自西出長淘河而來者。爲永定河。卽桑乾之下流也。自南會子牙河而來者。爲楊家河。乃七十二清流之總匯也。

【永定河】源出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之陽。發爲渾泉。鴈雲諸水皆會焉。由大同古定橋。抵宣府保安州。過懷來。行兩山間。至京城西四十里。石徑山之東。地平土疏。衝激遷徙不常。舊由看丹口南流。逕固安縣至霸州。入會同河。兩岸無欽隄。祇有民堰。固霸村莊。每被衝齧。康熙三十七年。詔撫臣于成龍經理。若順其南下之性。束以長隄。其患自息。乃撫臣自護塋域。奏改故流而注之淀池之內。以濁流入止水。不數年間。而信安高橋勝涝辛張等淀。墊爲平陸。駸駸乎淤黃汶。抵台頭。淤壅清流。幾無達津之路。雍正三年。怡賢親王奉命查修水利。上諭令引渾河。別由一道入河。勿使入淀。大哉王言。已攬河道全局而居其要矣。蓋淀泊之用。有翕受之功。亦有停蓄之利。衆流競趨。匯爲巨澤。容與蕩漾。有以緩其奔突之勢。然後安流弭節而去。則其衝易受。而其患易禦。正定順德廣平之有南北二泊。順天保定河間之有

東西兩淀。皆天地造設自然之妙。納衆流而節宣之。不使之一往衝突而不可禦也。西淀之水。流爲一河。分爲三汊。而匯於東淀。南泊之水。注於北泊。北泊之水。出瀏陽之道。合淳沱之流。亦由子牙河歸於東淀。則是東淀一區。所以蓄直隸全局之水。游衍而節宣之。乃永定濁流。闖淤梗噎。則上流之氾濫無歸。衝隄潰岸。亦何怪乎。怡賢親王。欽遵相度。於郭家務改挖東行。開下流之長淘河。引歸三角淀。而注之河頭。與清河會。又以水性善淤。奏明逐年挖淺。籌畫可謂盡善。而河員積習。不利於挖淺。而利於築隄。改河之後。隄日增高。而河亦與之俱長。長淘河淤成斷港。三角淀所餘無幾。於是散漫南流。頭道二道等河。皆斷續不通。清流賸有楊家河盈盈一綫耳。經汛之後。再淤而南。則清水無路歸津。側注於楊柳青一帶。而濁流復從而注射之。其不至穿運而過者幾希。此目前之大患。全局之深病也。爲今之計。惟有疏挖長淘。導之東注。河頭南面接築長隄。至楊家河而止。雖不能保其不再淤。而旋淤旋挖。亦可暫爲補救矣。若欲爲長久之慮。則莫若復南行之故道。仍歸固霸。而注之於會同河。蓋以渾人清。滌蕩衝刷。已失其壅淤之性。而會同河岸深澠急。泥沙不能暫停。自康熙三十七年以前。溯之前明。皆由此道。河未嘗淤。淀亦未嘗淤也。惟從前未有欽隄。但恃民埝。故衝齧所時有耳。若如今之專管有官。歲修有備。築兩隄而守之。尙何患乎奔潰哉。河形水勢。未有久而不變者。論永定河於今日。亦變而思通之一會也。

【清河】爲東淀之經流。其派有三。分自會同河之三汊口。經台山出紀家淀而入勝涝河者。此西派也。由趙家房逕託蓮泊。出郭家窪而入勝涝河者。此東派也。由下馬頭逕崔家房。入張家髻。至左家莊泊。入石

溝河者此南派也循大隄而東逕西馬頭堂頭左家莊會於石溝則其支流也勝涝石溝二河總歸台頭一河逕楊分港而出楊家河楊家河至三汊口計長一百四十里自永定入淀之後勝涝河淤而東西二派無下口張家窪淤而南派無正流惟沿隄一河寬不過二三丈深不過五六尺其何以容西來滂泱無涯之巨浸乎雍正三年自崔家房以下決隄九處文安城郭幸而僅存然亦已危矣怡賢親王親臨相度開勝涝河十七里而東西二派下口遂通挖張家窪河五里而沿隄一支分流北注又於上流開挖中亭河自口頭村起分引玉帶河水入台山河其下流石溝台頭淤淺之處概行疏濬數年以來清流遄駛隄防晏如霸保文大之間禾黍豐而秔稻熟民享樂利皆賢王治淀之功也然諸河多經由泊港菰蘆菅草叢生密布壅水遏流泥沙墮滯則淤而淺淺而塞不加浚治一二年間復成斷港矣雖分隸河道統轄但河官習氣不知有河惟知有隄蓋修築易於見功漫決或以致罪故動色相戒耳至於淀之通塞河之淤暢俱在茫茫積浸中爲考成所不及誰復過而問焉殊不知淀河一塞分消無路西來之水並趨隄下一遇積雨暴漲頃刻數尺雖有人力將安所施三年之患將復立見故防隄而不加意於河非計之得也七年六月予奉王諭委令防隄纔一到工即以清理淀河爲急務督同地方官鳩集人船芟除蘙菪刻刈菰蘆下流之滯礙甫通則隄下之水痕頓減秋汛疊至旋即消落爾時扁舟往返徧歷諸河所勘情形瞭然可數也中亭河苦淺趙家房河苦口張家窪河挑挖未達於淀泊沿隄一河自堂頭以下至壩窪頭亦苦淺阻石溝通勝涝一河苦溢勝涝至台頭一河苦淺計其里丈繕非大工若於里甲隄夫內抽丁分浚抵

免伏秋防汛民皆樂從調劑之宜一良有司足辦矣若欲規其久遠則設游船募衂夫添專官定考成有缺一不可者

淀民以船爲業船一隻長一丈二尺五寸者可業三人三人之力撈取垡泥日可三方一月之內十日撈泥二十日營業盡可度日每一船月撈泥三十方自三月至九月每一船撈泥可二百一十方十船二千一百方船五十隻可撈泥一萬五百方計淀河一百四十里內淤淺者未必及半也可設船五十隻每船募衂夫三人共一百五十人卽以船與之爲營業不必復給工食一船每月責令撈泥三十方應撈之處官爲測量計其丈尺之數釘樁而標記之既撈之後核數收工所撈之泥運送附近村莊或墊作房基或堆疊園圃任從其便惟不許阻礙河流所募之夫必淀內居住之人入水取垡素所習慣取其互保免其雜徭給以腰牌而登之册籍雖分工段務令各近其家所用之船不必旋行制造隄內積水新涸民間所有之船盡皆陸置每隻不過三四金稍加修艌卽可乘駕若將拏獲私鹽船隻無令變價揀擇取用亦可省其採買如此措置人不勞而帑不費淀河日深清流倍暢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也然須添設專官一員督率管理或縣丞或主簿駐於淀池適中之地往來稽察仍令廳員兼轄河道統轄倘有淀河淤塞應照隄工漫溢之例分別叅處庶上下不致玩忽隄河兩有裨益矣

【會同河】出自西淀之茅兒灣三十餘河之所會也逕保定曰玉帶河至苑口曰會同河闊者二十丈狹則十五六丈每秋濤西漲怒浪東來一川不足以容萬派之流則蕩蝕隄岸決何家道口決鹿疃決下武

各莊決保定縣幾無虛歲自雍正五年中亭河成分流北去而玉帶之水十減其三矣但河身本淺於正流而新開之牝牛河自北來會汛發之際水挾泥沙復行雍淤則挑濬之工誠有不可一日緩者查中亭河隄上下六工係舊里甲民夫修補伏秋防汛動逾兩月亦與文安大隄之例同然上六工隄並無衝險且支河平穩無汛可防不若於水涸之時令隄夫挖河抵免防汛以速易久民必樂從但令河底與正河齊平則分水愈多不惟玉帶安流而下六工隄內之田皆可引而灌也

【西淀】跨雄新數邑之境既廣且深西北諸山之水皆匯焉北自雄縣入者曰白溝拒馬河之下流也拒馬發源山西廣昌之涞山至房山鐵鎖崖分爲二派一派東入涿州過新城而南挾河玻璃河廣陽鹽溝諸水白玉塘西城寺甘池諸泉皆入之一派南入涞水經定興而東易州之濡水武水白楊虎眼梁村馬跑諸泉及遒欄河女思澗子莊溪諸水俱來會之二派合流爲白溝河入柴伏淀西自安州入者曰依城河曹河徐河一畝雞距方順龍泉諸水之所會也徐水出五迴嶺經滿城至安肅而曹水會焉一畝泉出滿城東南餘小泉以百數雞距紅花名最著流經清苑城南至梁河橋而方順水來會之方順卽曲逆河祁水之下流也五雲石曰二泉流爲放水河五郎河入焉流逕石橋村至梁河橋與一畝泉河會流逕新橋而滿城之龍泉河自南來入之至善馬廟與徐河合流爲依城河入雞淀西北自安肅來者曰雹河源出石獸崗灌河入之由新安之黑龍口歸雞淀新安三面皆水惟城北爲乾土而地處容城下流雨潦南下則大澱一帶盡爲鄰壑墟里蕭條最稱貧瘠怡賢親王親臨相度於三台村開引雹河經小王營尙

村之北。至南河頭。入燒車淀。南岸築隄建閘。以裨節宣。隄內大澱淀數百頃。皆引流種稻。屢獲豐收。澤國已成樂土矣。南自高陽人者曰豬龍河。唐沙滋三水之所會也。唐河原名滾水。源自山西靈邱。入唐縣爲唐河。橫水自西北來會。居民引以溉稻。直達下素。町畦相望。經曲陽之鎭里高門。所溉尤多。南入定州。而白龍泉復來會之。王謙王耨等村傍河皆圩岸也。沙河來自山西之繁峙。入曲陽界。台平陽河南流。阜平之當城胭脂二河。行唐之郜河。咸會焉。其上流亦名派水。經新樂。歷定州。沿流多資灌溉。滋河發源山西之枚回山。經靈壽爲慈水。七祖寨岔頭大明川壅流可田。入行唐之張茂村伏焉。至無極南孟社而復出。遶縣北旋。經深澤之龍泉固沃仁橋。疏流成渠。皆天然水利也。三水頗稱鉅流。畢會於祁州之三岔口。爲豬龍河。逕博野蠡縣高陽而入白洋淀。豬龍河水性湍急奔騰。最難捍禦。雍正三年。決柴淀口而東。潰蠍螂口古隄。直衝鄚州。驛路十里。浸爲巨澤。怡賢親王。親歷相度。疏通豬龍故道。決口始塞。驛路復通。然下流入淀之處。河道紆迴。停沙壅澱。易致潰決。復令清河道王紘。於出岸村。開挖引河十里。至孟仲峯出口入淀。東岸築壩。以防其軼。西岸截沙。以順其流。然後安流而北去。又放水口斜築長隄。以禦倒漾。蠍螂口殘隄數十里。亦一例加修。以爲重障。豬龍河之治。未有如今日者也。但隄土挾沙。未可深恃。濁流善潰。護岸爲難。夫有岸而後有隄。隄岸既坍矣。隄將安附。前人創爲挑水迎水等壩。皆爲護岸計也。護岸者。所以固隄之根也。應令清河道相度頂衝埽灣之處。建築挑水等壩。則河流順軌。隄工永固矣。

【趙北口】居淀之中。舊有石橋八座。白洋諸淀之水。皆由橋下東流。實西淀之咽喉也。向苦卑狹礙流。雍

正四年易之以木升高加闊又添建三座俾積淀之水暢然東注可謂快矣然白溝濁水出河門而橫截清流不得驟下至藥王行宮前益復拗折土人謂之鴛鴦此所謂咽喉已通而胸膈未利者也雍正四年曾經委員挑挖經汛之後其淤如故蓋白溝漲時近自諸山而下推擁泥沙所至填淤四十里之柴伙淀涸爲桑田者十三四矣不加浚治則西來諸水漲溢無歸若歲歲撈挖是勞費無已時也渾河入淀其害往往而然欲爲一勞永逸之計必不使之入淀而後可查白溝故道自新城之王祥灣東行至王槐而南經涞河郎而東至望駕臺迤逦東南過胡各莊神機營而入茅兒灣河形宛在橋座猶有存者然工費浩繁非局外之所敢輕議也爲目前計惟有濬支河以分其勢猶爲差善予於七年秋奉委查勘舟至龍灣村南有一河東去水涸甚急闊十餘丈遂加測量深六七八尺不等凡十八里直至藥王行宮東乃與大河會已過鴛鴦之阻矣詢之土人稱係淀內船道逐漸衝寬舟楫通行遂成大河此水勢自然非人力所致惟中間經泊之處頗覺平漫不加疏導恐通而復塞深爲可惜若於水涸時挑濬深通則白溝全流必改由東注然後將河門淺阻鴛鴦拗折之處盡行開挖則西來之清水遍行東注之濁流受刷亦補救之一奇也

【子牙河】滹沱之下流也遄悍迅疾勢如激箭滏陽河復挾甯晉全泊之水附而益之勢逾洶湧過臧家橋以下地勢漸低蕩擊益暴康熙三十七年發帑築隄自獻縣歷河間大城青縣靜海至王家口而止河亦分爲二支一西北由士橋灘里入淀一東北由岳莊黃汶台頭入淀與清河會流土人謂之老河焦家

口別開一支東出而北流至陳家泊入獨流大坑亦有隄束之土人謂之新河兩河之委相去二十餘里兩河之隄南連而北缺所謂其形如環而缺其十二三者也環中郵落數十地皆肥美然北面無隄每遇淀池漲溢二河倒灌則數十村宛在水中而河員猶守兩隄惟謹幸獲無虞則自以爲功此如防盜者守垣牆而開後戶盜入肢篋發匱而去矣垣牆之守者猶巡警徹夜可發一噱也愚以北面之隄斷宜接築然非徒築隄而已查王家口南東岸有古河一道名三家淀河即蔡家窪之下口緣東隄出瓦子頭橋下迤逦東北與新河合而入淀雖已淤淺河形宛然若挑挖深通不惟分老河之流亦可洩蔡家窪之漲挑河之土用以築隄補缺成圍水無倒漾圍內之地分別高下疏列溝塍於西南建閘引漑東北洩而出之一舉而河隄俱成營田最美誰憚而久不爲此再老河北至台頭往往溷清流而淤河道不若新河之勢西南高而東北下直趨獨流大坑之徑而利也但河身淺狹隄岸殘缺展挖深而修築固深則正澘可移固則潰決無慮焦家口分流之處建挑水壩以逼之將全河之力盡入新河而老河兩隄之間不過溢流蕩漾其抵台頭而壅清流者鮮矣南來之黑龍港雖係無源而獻河青大四縣之積潦藉以宣洩其裨益於田廬豈淺鮮哉廓淀池而消野水亦當事者所應留意也再新河東隄距運河西堤十餘里舊有民埝一道起自東賈口東北至劉家營與運河隄接亦所以防淀池之倒灌自護田廬也自三年經水衝坍無力再築倒灌之水恣意南流運河隄根受其蕩齧不止害及民田而已亦應行令該道查勘轉飭地方官料估量給食米督勸民力接築成隄則迤南數十邨莊皆成樂土而運河隄岸亦無內浸之患矣

【滹沱河】發源山西之泰戲山，自平山入直隸界，逕靈壽正定欒城趙州晉州東鹿甯晉而入北泊。壅決不常，遷徙靡定。自元明以來，幾經修築，訖無成功。故治之者，難言一勞永逸之計，惟有隨時補救之方。雍正三年北徙，決晉州之洲頭，而東九股漫流，東鹿深州，皆被其害。怡賢親王親歷相度，於洲頭築壩截流，自第四溝開引，歷晉東冀衡之境，挑河八十里，由焦罔而注之滏陽河。數年以來，東深始有甯宇。八年秋，木邱斷流，遷入東南故瀆者十餘里，仍歸新河，避灣就直，水性應爾，不必強爲濬築，空勞民力。但東深晉冀之間，故瀆甚多，徙而東南，應從其勢之便。若西南入泊之路，則當力爲堵築，毋令再溷清流，復成淤塞耳。

【滏陽河】源出河南磁州之神廬山，至邯鄲會渚沁二水，經永年曲周雞澤平鄉任縣隆平甯晉之境，貫大泊而出，至冀州，與滹沱合流。所至之處，疏渠引灌，盡成稻鄉。而磁州之民，閉閘截流，以專其利，下流州縣水田盡廢。雍正四年，怡賢親王奏請改隸廣平，刻時分水，上下均沾，營田多至二千餘頃。但沿河隄岸，例係瀕河村莊修築，工多力寡，年年不免潰決。惟隆平令馮元方，勸諭邑民，閤境公修，而隄工遂以完固。八年大水，滏河所經州縣，漫決屢告矣。隄岸殘缺，尤非瀕河民力所能專任。應照馮令修隄之例，將該州縣所有滏河隄工，飭查丈明，白，按通邑里甲均勻攤派，不許一毫偏累。造具印册存案，永爲定例。隄少人多，工程自然鞏固矣。惟出泊以下，水勢倍增，會以滹沱湍悍之流，所有民隄，難資捍禦。八年衡水衝決溢流，淹及青縣，前轍可戒，宜爲預圖。自臧家橋以上，至衡水冀州民隄，應令地方官查估，動帑興修，修成

之後。應照千里長隄例。令民間年年修補。

【南北二泊】卽古大陸澤之地。正順廣三郡之水會也。洨河冶河沙河泜河沛河槐河午河李陽河七里河。皆入北泊。百泉河牛尾河野河澧河沙河洛河劉累河程二寨河聖水河順水河柳林河。皆入南泊。諸河源出崇山。往往建瓴而下。加以千巖飛雨萬壑懸流。若無二泊爲之翕受而節宣之。其奔放橫溢爲何如哉。故南之有二泊。猶北之有二淀。皆治水者所當加之意也。二泊俱恃滏河爲宣洩之路。自漳水入滏。滏河淤高。而南泊無所注。自滹沱入泊。滏河淤斷。而北泊無所洩。二泊漲溢。三郡皆被其害。怡賢親王親歷相度。於穆家口開河北注。而南泊之漲全消。於黃兒營營上村展挖河口。而北泊之流始暢。近歲營田多在二泊之涘。成效可睹矣。獨是入泊之水。除洨冶澧聖水牛尾百泉恆流不竭外。其餘本無盛源。常多枯涸。然前人開之。載諸圖誌。搆有橋座。蓋以爲攝水歸泊之路也。春夏涸時。曾無涓滴之流。一遇雨集山漲。則由此沛然而注之大泊之中。田間無宿潦焉。其爲利不亦溥哉。有司無識。不加浚治。或反聽民佔耕。以致山水暴來。瀰漫四野。爲田疇害。雖經怡賢親王屢檄地方官。隨宜疏濬。勿得聽其湮塞。而有司狃於故習。視爲具文。遂無一人應者。八年秋雨稍多。環泊十餘州縣。處處湮沒。蠲復賑貸。上廑聖懷。既過之後。又復晏然。不以爲事。此最州縣錮習深可歎恨者也。應敕下直督嚴飭各地方官。查明各河源委。督率民夫。量給食米。隨宜開濬。務俾周通。告竣之後。咨會總河。偏行查勘。如此。則山漲有歸。三郡田園。盡獲樂利矣。至古河故瀆。可以行水者。別有條議附後。

直隸地方。地勢平衍。雖有豬水之淀泊。並無行水之溝洫。雨水偶多。即漫流田野。淹浸禾稼。是以怡賢親王。於通州武清地方。開挖鳳河。於香河寶坻地方。開挖窩頭、鮑邱二河。於良涿固霸等州縣。開挖牤牛河。收攝野潦。俾有所歸。故以上各州縣。數年以來。不受淹浸之害。自此而外。古河舊道。所在多有。與鳳河近者。有古龍河。上源本出盧溝。久已淹塞。而下流河槽具在。惟近六道口入淀之十餘里。墊淤平漫。雨多水溢。則爲東安害。與南運河近者。有古漳河。來自大名。歷廣平順德冀州河間之境。皆有河槽。至交河縣地方。又有古清河一道。自阜城來會。土人謂之清漳河。杜林鎮之大渡口。前河臣王新命開橫河一道。通入鮑家嘴河。收攝野水。而歸於運河。但以上所經二十餘州縣之境。不無墊淤平漫。及民間佔耕之處。雨水匯聚。往往溢出爲害。與滏陽河近者。則有滹沱故道。深冀等州。衡水武邑等縣皆有之。又有武強縣之龍沼河。歸古漳河。名沧河。衡水縣之古鹽河。棗強縣之黃爐古河。長者百餘里。餘亦不下數十里。上受雨潦。下無所洩。亦溢出爲害。又有馬頰朱龍二河。上自河南。下歸山東。中經大名之清豐南樂二縣。雨多水溢。亦漫流爲害。此等古河。雖係無源。皆堪行水。而地方官不知經理。沿河小民。但知利己。或就其平處種植爲業。或地處下流。曲防攔截。故脈絡不通。水至則共受其浸。甚至有源有委。載在圖誌之水。如柏鄉之槐午等河。任縣之蔡馬等河。祇以泉源微細。時常乾涸。而民間常於河身種麥。地方官不加查察。一有水發。則瀰漫偏野。所謂貪尺寸之利。而受害無窮也。陸隴其爲靈壽令。浚治衞河。其始人以爲開無水之河。迂而無當。河成而雨集水至。賴此河宣洩。禾稼無損。迄今民猶懷之。

此賢臣之遠見也。其言每以爲溝洫之利。不可不亟亟講求。今各地方所有古河。其寬深過溝洫遠矣。但使流而不窒。脈絡相承。近泊者導之歸泊。近河者導之入河。近淀者導之入淀。淤者挖之。平者濬之。斷者聯之。隔者通之。勞費諒亦無多。而潦水各有攸歸。無氾濫之害。有墝埆之處。其爲利不亦溥哉。應請旨敕下直督。通飭各州縣。同心僉議。實力奉行。此卽古人盡力溝洫之意也。

文安河隄事宜

文安受六十六河之灌注。匯會通瓦濟易水者。經縣之西之北。匯滹沱者。經縣之東之南。俱達於武平雍奴。下直沽入海。武平卽勝涝淀。雍奴卽三角淀也。西北之水。上游則霸州保定縣雄縣安州高陽等處。東南之水。上游則大城任邱河間等處。俱以文安之勝涝諸泊淀爲下流。停蓄衆水而委輸於海。下流之受水者寬。則上流之洩水自疾。是文安一邑河淀。實三郡數十州縣之咽喉也。自滹漳之水。從石溝村入淀。永定河之水。從柳岔口入淀。沙泥敗草。闐淤一平。往日舟楫通行之處。今已成陸。現今河道所經。惟左家莊石溝村富官營一線之流耳。以一線河身。洩六十餘河之水。壅塞倒溢。勢所必然。是以西北之高陽安州雄縣保定霸州等處。東南之大城任邱河間等處。河隄一時俱決。不惟文邑罹昏墊之災已也。治之之法。一在分河之上流。以殺其勢。一在導河之下流。而使之通。上流則霸州之苑家口是也。查苑家口西北原有永定河故道。但河身淺隘。隄岸殘缺。今可自霸州之老隄頭。大爲展濬。引會通河水。由栲栳圈臺山村東歪王家莊入淀。則上流之勢分矣。下流則蘇家橋二三岔口是也。會通河之水至此。分爲三支。南支

經堂頭村左家莊石溝村入黑母柴伙等淀蓄水東注中支由蘇家橋至趙家房之東經崔家莊之南勝涝鎮之北入落波慈母三角等淀蓄水東注北支由蘇家橋之北經王家莊中口村無梁閣藥王廟入趙家泊並柴城新張諸泊蓄水東注近來二支俱已淤塞惟南支僅存今宜疏濬深廣其二支淤塞之處故道可循疏鑿頗易惟黑母柴伙勝涝落波慈母三角等淀趙家柴城新城等泊或僅存淺瀨或竟變桑田此等皆支河所由蓄洩尤爲達沽入海之要路爲今之計相其淀形尚存者用蘇子瞻開浚西湖之法去其敗草撈其淤沙至全無淀形者宜順三支河下流之勢多挑引河直達東沽港楮沽港以入河泊如此則下流之勢亦可以稍通矣上流既分則隄工永保下流既通則衆派安流不第文邑免潰決之害而上游三郡數十州縣亦享平成之利此一勞永逸有利無害者也至文安大隄之內形如釜底河流驟殺積潦難消及水涸地出雨澤偶愆即種不入土前人有言旱則涸及三泉澇則水深五丈非虛言也康熙三十三年河間郡丞徐元禹來署篆正值河決乘舟周視四境慨然曰文民止受水害不享水利亦人事之不修耳豈盡關天行哉議於保定縣界立閘引水可以防旱於龍塘灣立閘洩水可以防澇於中疏鑿溝洫聯絡相通高仰之田仍聽民種禾引水資溉低窪之田則教民種稻蓄水爲池旱澇兩無所虞瘠土遂爲沃壤矣已具詳各憲因受代而罷邑人至今以爲恨今誠倣其議而見之施行是亦百世之利也

營田志

雍正三年秋直隸水既賑既貸烝民既乂大子乃臨軒而咨命怡賢親王曰畇畇畿甸非三代井畝之區

乎。雨未浹旬。而禾稼在水。豈地利之渝於古。蓋人事之闕於今也。平衍千里。率多汙下。而無一溝一澮流行而翕注之。不達於川。乃豬在田。非水之能爲人害。由人之不能用水耳。夫水聚之則爲害。而散之則爲利。用之則爲利。而棄之則爲害。其往視之。轉害爲利。在此行也。倣遂人之掌。與稻人之稼。無欲速。無惜費。無阻於浮議。於是以大學士朱公軾爲輔行。徧歷三輔。所以爲疏瀹排決計者甚備。事具河渠志中。而於其間經度高下。酌晝蓄洩。一切用水成田之法。課導補助。旌敍鼓舞之方。咸條列以請指授。乃遵而行之。四年。先之灤玉諸州邑。濬流圩岸。建閘開渠。皆官爲經理。而工本之費。借帑以給。歲納什一焉。是秋。田成歲稔。凡一百五十頃有奇。而民間之聞風興起。自行播種者。若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新安安州任邱。共七百一十四頃有奇。皆於積潦停洳中。隨方插蒔。盡獲收穫。於是爭求節水疏流。以成永利。而四局之設。自茲起矣。一曰京東局。統轄豐潤玉田薊州寶坻平谷武清灤州遷安。自白河以東。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曰京西局。統轄宛平涿州房山淶水。慶都唐縣安肅新安霸州任邱定州行唐新樂滿城。自苑口以西。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曰京南局。統轄正定平山井陘邢臺沙河南和磁州永年平鄉任縣。自滹滏以西。凡可營田者咸隸焉。一曰天津局。統轄天津靜海滄州武清。暨興國富國二場。自苑口以東。凡可營田者咸隸焉。局各有長有副有效力委員。凡相度估料。開築建造。皆委員與地方官偕。而查報地數花名。給發農本。則專責之地方官。田成工竣。工程交地方官收管。工本令地方官認徵。取具結狀。達之水利營田府。當是時。上方以和衷協助。期地方文武之吏。而特諭賢王舉勑之。故以勤於田功。立膺顯擢者有矣。一時守

令。皆慕而思奮。夫官之所先。民罔敢後。是故事易集而功易成。自五年分局。至於七年。營成水田六千頃有奇。天心助順。歲以屢豐。穗秸積於場圃。秔稻溢於市廛。上念北人不慣食稻。恐運糶不時售。大賈居積。則賤而傷農。於每歲秋冬。發帑收糴。民獲厚利。向所稱汙萊沮洳之鄉。率富完安樂。鼕鼕蠙鼓相聞。可謂極一時之盛矣。八年。賢王薨。司局者無所承稟。令不行於令牧。又各以私意爲舉廢。而地方官既無所覬忌。且屢易其人。皆視營田爲多此一事。往往倡言水不足。或土不宜。聽惰農改廢。自悉九年。大學士朱公軾、河道總督劉公於義奏請遣太僕顧公琮乘傳稽覈之。除距水較遠。地勢稍高。須車戽而升者。聽民隨便種植外。其餘水足地平。無煩汲升之處。取地方官永遠可爲水田。結狀。著籍存戶部。荒廢者查叅如例。議設觀察使二員。兼以憲職。分轄京東西。督率州縣。開營可田地畝。無力者貸以牛種之費。秋收扣還。所有舊田廟渠閘洞。修治俾無壞。又設副使二員。出資疆理。以爲民倡。夫物盛而衰。法通則久。我皇上愛養元元。與之圖萬世之安。則營田樂利之政。必將垂裕無疆。所謂盡溝洫之力。以佐平成之績者。與神禹比隆。不可以不紀也。作營田志。

京東局

京東輔郡。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卽通。水與田平。一引卽至。具可疏鑿成田。明臣徐尙寶貞明。蓋詳哉其言之矣。萬歷中。申相國時行。特主其說。以貞明兼憲職董其事。乃之薊州。招南兵之習農者。畫地耕作。墾田以億計。畝收一鍾。撫臣及司道。方次第開報。而中

官在上左右者爭言水田不便御史王之棟疏請罷役神宗意亦動時行上疏極陳利便竟不可回而垂成之功廢於一旦議者惜之雍正四年春怡賢親王奉命查修水利徧歷諸邑陟巘降原尋泉覛土以貞明之言爲信而有徵奏請委員營治爲農民倡畝收三四石不等五年遂開局經理並及京西京南天津等處畫界分督次第開種而肇端試可則自京東始

京西局

京西諸河皆匯於西淀淀蓋宋人塘濼之遺也六宅使何承矩於雄鄚霸州平永順安等軍築隄六百里置斗門引水種稻經始之秋以霜早不熟浮言滋起承矩不顧卒成之次年大稔輦秫秸進於闕下衆乃皆服自是軍糈取給水田而邊民因以富實後人言水利於畿甸者多稱之然其遺跡已湮沒無可尋求獨以地多沮洳居民於雨多之歲秧種洿澤以希幸獲而已雍正四年賢王親莅相度一切疏泉引流壅淀事宜奏請報可次年開局新安始自大澱淀漸及諸邑東至霸州西抵滿城北自宛平南及新樂凡可成田者次第就理町畦溝澮宛似江南風景過而覽者如在何宅使蓼花圖中也

京南局

京南一局兼正定順德廣平三郡之地西帶重巒源泉並注而交流畢會於大泊所謂形如聚扇而滹滱二河爲之外榦也民於其間壅流藝稻無煩導課而建閘築岸具有條理獨是食利者自私貪得者無厭踞高則不知有下恃源而欲絕其流以故灌溉之餘陂池以浴鵝鴨而下游之舟楫鮮通洿澤以養菰蒲

而鄰邑之香秔盡槁。故南局田不患其不營。而患營之不廣。水不苦其不足。而苦水之不均。賢王親歷而稔知之。開局委員。均平水利。遠者刻以日。近者分以時。於是靈泉流潤。河澤旁通。廣順之間。增田至若干頃。而滹沱上游。瀕河沙礫之區。自古不毛之地。立遏建壩。排石甽泥。淤爲膏沃。得田若干頃。尤爲從來未試之奇也。

天津局

天津營田。全資潮汐。一面濱河。三面開渠。與河水通。潮來渠滿。則牐而甽之。以供車戽。中間溝塍池梗。宛轉交通。四面築圍。以防雨潦。皆前明汪司農應蛟遺制也。汪公至天津。見白塘葛沽一帶。地斥鹵不耕種。間有近河藝豆者。每畝收不過二斗。以爲此地無水則鹹。得水則潤。若以閩浙瀕海治地之法行之。穿渠灌水。未必不可爲稻田。而一時文武將吏諸人。無肯應命者。公乃以身倡之。捐俸買牛制器。開渠築隄。先於葛沽白塘二處種水稻二千餘畝。畝收四五石餘。種蔔豆。得水灌溉。糞多者。亦畝收一二石。惟旱稻以鹹立槁。於是軍民始信閩浙治地之法。可行於北海。而各官益信斥鹵可盡變爲膏腴也。於是疏請於朝。以防海官軍萬人。分田墾種。屯政大興。至今士人猶傳十字圍所謂求仁誠足與食力古所貴者是已。惟是民雜五方。逐魚鹽之利。取足旦夕。而不爲久遠之計。雖禾黍之植。亦鹵莽從事。至沾塗升挽之勞。益視爲畏途。以故旋舉旋廢。雍正五年。營田十圍。今存者賀家口葛沽兩圍而已。開局之始。賢王深思遠攬。以天津當河海咽喉。爲神京牖戶。而謠俗偷惰。逐末忘本。野多未闢之土。家無擔石之儲。爰闡熙穰。田疇蕭

寂。無以仰副聖天子加意郊圻。移風易俗之至意。又覽左忠毅光斗屯政諸疏。大興水田於天津一帶。稻花茂密。因慨然欲復汪司農之舊蹟。發帑委員。尋求經理。而積習猝難丕變。美意未及觀成。然園渠遺趾現存。稍加修葺。未始不可溉糞沃淤。長我禾黍也。爰記梗概。不忘厥初云爾。

四河兩淀私議

按原奏別疏永定子牙二河於西沽南北分流。不使入淀。清濁攸分。水患永息。此與怡賢親王、相國文端朱公、敬陳水利第一疏。意見相同。疏內廓清淀池一段。所謂兩河各依南北岸分道東流。仍於淀內築隄。使河自河而淀自淀是也。但彼時淀水寬深。堤工難以建立。今三角淀王慶坨一帶淤高。永定河改流而北。由鄭家樓魚壩等口入於葉淀。於葉淀之東。漸爲疏引。使入西沽之北。此所謂依北岸分道東流者也。子牙新舊兩河。各有堤堰。舊河東隄與新河西堤。南連而北缺。缺處凡二十五里。每兩汛水漲。即倒灌而南。其間三十餘村。皆宛在水中。而汛官猶防護兩隄。唯謹。是猶盜已入室。外守垣牆。徒發人一噱耳。今於閻罝二莊。開舊河東隄。則蒲淀窪耍窪朱家窪等處。皆可淤成膏腴。其中有劉家河三家淀河舊瀆。疏引而東。過楊柳青。使入西沽之南。此所謂依南岸分道東流者也。至黑龍港馬家橋胡家店等河。雖無上源。而匯注灑水漫溢。爲青縣大城田廬害。今議閉焦家口。使子牙濁流。並道遄行。而疏濬新河。專受黑龍港等河積水。洩之入淀。尤於地方有益。再按原奏北運河灣多工險。查下游有灣沖。必上游有沙觜。議將沙觜之長者挑之。稍裁灣以取直。則險工漸平。昔潘印川治河之法。逢灣取直。遇觜切沙。予於雍正五年查

勘南運河。記沙窩之應挑者數十處。具啓賢王沮於司議。而北運流沙。推擁沙窩。較南運尤甚。憚挑挖之工。而糜草葦之費。費而無益者也。挑窩裁灣。最爲良法。南運亦宜推而行之。原奏。南運河吳橋境內安陵鎮地勢高而與老黃河相近。議於安陵鎮再建一壩。潛減河三十餘里。卽入老黃河。可以暢達入海。俟安陵鎮成。將捷地之閘閉而不用。考水經。大河故瀆。北經修縣故城東。又北經安陵縣西。修縣卽景州。安陵卽今吳橋之安陵鄉也。雍正五年。予查勘南運河。見水勢浩瀚。非與濟捷地二壩所能宣洩。因詢訪土人。另尋消減之路。惟安陵去古河三十里。地近而工費不多。請於此處建壩挖河。古河廣大。直達於海。壩面開寬數十丈。則漳流雖漲。可以盡洩。而下游隄工。永無潰決之患。文端公深以爲然。啓王議行。而山東方議開建四女澗壩河。其事遂寢。今議於此地建壩。須面寬四十丈。其高下丈尺。以與濟壩爲準。則底水足以濟運而有餘。其羨溢之流。俱消歸古河入海。洵治南運扼要爭奇之上策也。至捷地之河。原係前明宏治間舊瀆。原估河寬八丈。兩岸築隄。而清河道王紘、逯別駕選。奉委查核。減去河面二丈。不准築隄。遂屢致潰溢爲患。然漫水濁流。淤瘠爲腴者不少矣。若堅修兩堤。將大浪淀等低窪之處。圈築小埝。照子牙河淤滿淀等窪之法。引水填淤。自上而下。則滄南薄減之區。漸成膏壤。似亦不必汲汲閉塞也。再按原奏。經理兩淀之議。言西淀趙北口舊有十橋。九橋皆無河流。惟廣惠一橋。可通舟楫。白溝水漲。往往倒灌。是以橋西之水。壅塞不流。在橋東爲衆水所會。止由張青一口入玉帶河。洩水不多。議挑白溝故道。由龍灣至霸州之魚津橋。以入中亭河。則倒灌淤淀之患可免。查白溝原向東流。由龍灣道務等村。還吳家臺。至老

隄村以下名中亭河。後決雄縣東南之大灣口而入淀。遂致壅遏西水。柴伏淀亦墊淤大半。今議復故道。於計誠便。橋南另疏一河。予於雍正七年。曾具啓賢王。彼時原有小河。逕藥王行宮之南。爲捕魚小艇往來之道。請加疏濬。出張青口。以避藥王行宮前鵝鶖之阻。准而未行。今河形是否有無。即旋加挑濬。亦工費之不容已者也。至九橋不通流水。固因白溝倒漾。亦緣橋西所有河道。被民間夾取垡泥。墊成園圃。佔礙河流之所致。似應查勘剗削。去其阻礙。於淀水淺涸時。視舊河之通九橋下者。淩而治之。橋底淤泥。挖而去之。再將清河門疏濬。由茅兒灣開口。從十望河故道。別派分流。則胸膈利而咽喉暢。西淀可以永清矣。展濬中亭河。添建苑家口橋座。亦屬應行。又言東淀容納全省之水。而出口之處。止有淀河一道。宣洩不及。議將上游三汊河淤淺之處。皆行挑濬寬深。再於下流楊家河卞家河低窪等處。多疏淀河數道。並行而東。同會於西沽。查三汊河者。東淀之上口也。在文之蘇家橋玉帶河全納西淀之水。至此分而爲三。一汊自台山村北流。經高橋淀。入信安鎮。爲信安河。一汊自趙家房東北流。入勝涝淀。爲勝涝河。經辛張策城。至褚河港分二支。一東流爲長子河。一東北曲折八里。爲東沽港河。又東十餘里。爲王慶坨河。與長子河合。而信安河亦自西來會焉。一汊自下馬頭東南流。逕崔家房東。入張家窩河。北流逕任家莊東流入左家莊泊。又東北逕石溝。分二支。一北流。與勝涝河會。一東北流。至台頭。而子牙河自東南來會焉。合流至羊分港。又分二支。一北流。逕瘸柳樹。與長子河合。一東北流。逕蒿浪泊。出楊家河。抵河頭。而台山趙家房二汊。出三角淀而東。來會焉。此三汊之大概也。其沿隄東去。逕西馬頭堂頭。左家莊泊。逕傅家甇。

入石溝河者。則鹽河之故道。非三汊之正派矣。自永定河入淀以來。高橋淀淤。而信安河絕。台山一汊。並入勝涝。勝涝淀淤。而辛張河絕。台山趙家房二汊。並入台頭。張家窩河淤。而下馬頭一汊。並入沿隄小河。是淀之上口諸河。盡失故道。既苦於翕受之難。楊家河者。東淀之下口也。三角淀淤。而長子河絕。王慶坨淤。而東沽港河絕。是淀之下口諸河。皆成斷港。又病於宣洩之隘。今議將上游之三汊河。挑濬寬深。下游之楊家卞家諸河。多疏數道。治淀之策。可謂盡善矣。但三汊河皆行於淀泊之中。在積水之下。必淀水淺涸。然後故道可尋。惟勝涝一河。淤成平陸。尚易施工。莫如先將此一河。挑濬寬深。上承台山趙家房二河之委。已分三汊水勢之半矣。全淀之水。不復側注於東南。然後用垡船杈夫。撈泥除草。次第施工。則其餘諸河。皆可以漸而理也。其張家窩河。雍正四年。開挖未竟。水至停工。宜接開至左家莊泊。以分沿隄水勢。至沿隄小河。自堂頭村東至壩窩頭。淺阻閼流。宜挖濬深通。使水無停駐。以保隄工。

永定引河下口私議

查治河之法。欲疏導上游。必先以廓清下口爲急務。督河諸臣。奏改永定河原議。導之南流。不設隄堰。以遂其散漫之性。城池邨落。逼近河流者。建築護隄。以防其衝齧之虞。疏引濁流。填淤窪鹹。以收其肥饒之利。措置上游。皆可謂善矣。惟東西兩引河下口。籌畫未周。不能無遺慮焉。西引河下口入中亭河。夫中亭乃玉帶河之支流耳。淺而狹。容納既苦不勝。且其灌緩弱。無沖刷之力。濁流一入。不一二年。即成斷港。下口一塞。則泛溢爲田廬害。此西引河下口之不利。不可不慮也。查督臣於乾隆四年。條奏四河兩淀議。內

言趙北口橋東爲衆水所會止由張青一口入玉帶河洩水不多應挑白溝故道由龍灣至霸州之魚津橋以入中亭河則倒灌淤淀之患可免等語未審此河曾否挑挖如未施工今應議令速行開濬並中亭一律寬深令與玉帶河等分引西淀白溝諸水暢迅東行則澱急勢盛濁流雖入足以澘刷推涌庶免停淤爲患且可分減玉帶河羨溢之勢卽保定縣一帶遙隄無煩更築矣此轉害爲利之道也至東引河下口由津水窪開高橋以南民埝放之東淀尤爲不可夫津水窪卽土人所謂金水窪也高橋以南民埝卽康熙間河臣王新命奏建中亭河之下六工欽隄也隄內地形低凹隄外毗連淀水以此爲壑則永定全河之流沛然莫禦其勢非不甚順獨不思取快於目前而貽憂於事後乎昔于成龍改河以柳岔爲下口遂致淤淀爲河道全局病今津水窪在柳岔口之南相去無幾耳且正當蘇橋三汊河入淀之衝若舉決澇之渾流決隄而注之殘淀之中將使柳岔之淤而未盡者必至閼塞無餘而通省六十餘河之水何地爲之翕受何路爲之宣洩乎此東淀下口之害更不可不慮也爲今日計姑爲補救之術莫若將高橋以南之民埝加築堅厚藉爲範圍永定漲發不過三四日而隄內窪地形勢寬闊引河入之散漫闊淤儘堪容受俟水停泥沈之候然後開掘民埝用椿葦裹頭決水放出如此則泥留窪底水洩淀中如南運放淤之法庶免目前淤淀之患迨數年後津水窪淤高不能受水徐圖更議耳再查督臣前歲所奏經理東淀議內欲將東淀上游三汊河淤淺之處皆行挑濬寬深等語查三汊河在文安蘇橋之北卽玉帶河入淀之上口也北一汊名台甫河北流東折中亭河入焉合流東北爲勝涝河逕辛張策城褡河港東沽港王

處坨南入長子河匯於河頭與楊家河合自永定入淀淤成平地愚意先將此河開挖寬深上承中亭西引河之水即東引河津水窪所放之水一並導入可以直達河頭與石溝台頭一河各道分流庶清濁攸分永無墊淤之患此就其疏濬淀河之工而成渾河別由一道之利似爲長便也

後湖官地議

玉田縣之後湖受迤北一帶山漲之水並藍泉螺山泉之流下注小河口而委輸於薊運河即徐尚寶潞水客譚所謂後湖莊疏湖可田者也小河口歲久堙塞水無所洩遂爲瀦潦之區萑葦莠蕨其爲不耕之壤久矣雍正四年春怡賢親王巡行水利過而瞻矚久之曰此稻鄉也經畫營田宜自茲始於是遴員發帑而手一圖授玉令吳士端曰汝其董厥成啓而諦觀之則圖上有說指畫詳盡其略曰疏濬小河以洩積潦建築圍隄以禦山漲開渠設閘引納藍泉螺山泉之流以資灌溉而湖心凹處萑葦之所生者釋而勿墾酌爲瀦水之地士端等奉以從事工竣田成比歲大熟士端以功擢永平守割玉田豐潤二縣隸焉而在工各員亦陞賞有差然則後湖一區實營田之始基賢王所心經而手緯以爲畿輔州邑之表式者也而其措置之妙尤在酌湖心毋墾以爲潦水歸宿之所蓋外周圍堰山漲固不內侵而雨澤過多則內水亦難外洩酌湖心以受之田切乃可以萬全所謂舍尺寸之利而遠無窮之害後之人所當遵守無失者也五年吳守以湖心所出葦草之利頗爲近湖豪猾占奪乃丈而結之官收其值之所入以爲圍隄歲修之費而以玉田丞掌其事俾縣令稽核其工具啓其事於王王報可自此崇卑增薄圍不毀於水而田

以屢豐焉。八年賢王捐館。水利營田府罷。局員既撤。而浙省游民申有山乘間投隙。借墾荒之名。遂冒耕湖心之地。葦利既絕。而修築之費無所取給。園日以圮。予澈任後。有稻戶宋紹先訟言之。不勝惋恨。乃徵其案於吳守。吳時已擢任霸昌道矣。錄案見復。即檄縣查有山冒墾之故。杖而逐之。然葦已成田。無復萌糵之生矣。縣令衞步青。乃召民佃種。額課之外。仍輸租爲修園費。於是江生維翰。遂以當年陞科爲衆人先。仍外納園租如令。此其意徒欲待地耳。一地無兩稅。定制也。既科糧而又出園租。是兩稅矣。以之報部。必以成例見格。若止報額課。則園租不登部册。祇名私費耳。勢不便與正課一例追比。或完或欠。或多或少。一任其意之所爲。官民其將誰何。是修園不過虛名。而十餘頃墾熟之腴田。已歸其手矣。其爲狡獪路人知之。衞令不之察而達於司。司如其請。取結册而將達於部。此嚴令宗嘉所以斷斷然有歸官召佃之請也。其言以爲稻田地戶。不下千有餘家。如令江維翰四人獨認。則偏枯不均。不惟無以服衆心。且維翰倚衿健訟。尚未種地。即欲坐收耔粒。甫經具認。復又疊控不休。似此多事之徒。必非急公之輩。即此數語。已可謂洞見江生底裏矣。其歸官召佃之說。以爲該縣縣丞經管河務。園埝閘洞。是其專司。此地應責令該員經理。召人承種。除舊有學田錢糧外。凡屬無糧之地。令該員議立官戶。册報陞科。仍照例輪租。銀八十兩爲修園之費。收齊彙繳縣庫。遇有園埝閘洞。應需椿葦之處。會同該縣勘明。動項修理。工竣報查。庶無悖從前立法之意。是時稻戶宋紹先等。爭認者紛紛。予深惟吳守立法賢王照行之意。嚴令所議。尚屬存羊。故排衆辭而批允之。誠以爲後湖工程計耳。夫賢王當日。豈不知湖心之地。可以爲田。而故棄爲萑

葦之場哉蓋所棄者小而所全者大也吳守之令玉數年矣豈不知湖心爲田可以增課賦而祇收葦草之利哉蓋額課之陞報益國賦猶錙銖而圍租之歲修保田功於久遠也及一變而爲申有山之冒墾已違賢王措置之苦心再變而爲江維翰之認陞又失吳守立法之美意自茲以後修費無出圍陞漸廢雖日督地戶以事春鋤然而利既專於一人勞則遺之大衆其孰肯俯首就役焉爲長久計不若歸此地於官召種而籍其所人額課出其中圍租亦出其中國賦無虧而營田永賴則嚴令之說似可俯從不必執前案之不可移而遺營田將來之害也

治河蠡測

從來治河者必通計全局之利害而後可定一河之會歸必先定下流之會歸而後可議上游之開築此理勢之當然古今之通論也明胡體乾論江南水利以爲高山大原衆水雜流必有低凹處爲之聚如人之有腹臟焉彭蠡震澤是也旁溪別渚萬派朝宗必有一合流入海之川爲之洩如人之有腸胃焉江淮河漢是也南既如此北亦宜然以幾輔水利言之正定廣平順德三郡之水二十餘河畢匯於南北二泊翕受而渟蓄之然後合爲一川出北泊逕衡水之焦罔郁會滹沱之流奔注數百里至大城之王家口入東淀曰子牙河則是二泊者正順廣三郡諸河之腹臟而子牙一河爲之腸胃也順天保定河間三郡之水三十餘河畢匯於西淀翕受而渟蓄之然後合爲一川出茅兒灣經保定縣曰玉帶河逕霸州之苑家口曰會同河至文安蘇橋之三汊口入東淀則是西淀者順保河三郡諸河之臟腹而會同一河爲之腸

胃也。至東淀一區。南納子牙之流。而正順廣二十餘河之匯。爲二泊者盡歸之。西受會同之注。而順保河三郡三十餘河之匯。爲西淀者又歸之。舉幾輔全局之水。無一不畢瀦於茲。以達津而赴海。則其通塞淤暢。所關於通省河渠之利害者。豈淺鮮哉。康熙三十七年以前。淼然巨浸。周二三百里。清泓澄澈。中港汊縱橫。週流貫注。自撫臣于成龍奉命開築永定河。不爲全局計。而祇爲一河計。遂改南流之故道。折而東行。自柳岔口注之東淀。於是淀病而全局皆病。即永定一河。亦自不勝其病。淤高橋淀。而信安堂二鋪遂成平陸。淤勝涝淀。而辛張築城。盡變桑田。向之渺然巨浸者。皆安歸乎。既失地於西北。則傾注於東南。而獨流一帶淀水。無運河僅限一隄。至楊柳青以下。則淀運相連。南隄蓋岌岌矣。故曰淀病也。蓋淀池以翕受爲功。容納之量。隘於下。則灌輸之勢停於上。一遇秋伏汛漲。泱漭西來。騰涌無歸。則旁溢橫奔。衝隄潰岸。故今歲高陽河決而東。斷鄚州官道。子牙河決而北。文安大城。皆宛在水中。而南岸欽隄。增高二尺。水猶與之平。人第訝水之大。河不能容。而不知淀之小。水失所受。故曰全局皆病也。永定本向南流。逕固霸之境。而會入玉帶河。蓋率其自然之性。河未嘗淤。淀亦未嘗淤也。雖東坍西漲。時有遷徙。亦不無衝齧之虞。而填淤肥美。秋禾所失。夏麥倍償。原不足爲深病。治之之法。但當順其南下之性而利導之。多其分醴之渠。以減殺之。寬築陂陀之泊岸。以緩受其怒流。分建護村之月壩。以預防其衝擊。如此。則害可減而利亦可興。何至折而東之。導之淤淀。爲全局病。至於此極也。自改河以來。河底歲墊而高。河高而增隄。隄高而河亦與之俱長。今去平地已有八九尺至一丈者。潰決則建瓴直下。爲田廬害。豈足異哉。總由濁流入

止水灑散泥沈下流自塞歸墾之路上游猶築居水之垣不過厚蓄其毒以待潰耳故曰卽永定一河亦自不勝其病也夫利在耳目之前而患伏數十年之後當時固以爲無足憂而卒至一發而不可救凡事類然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之也我世宗憲皇帝智與神謀深悉渾河之爲淀病且深悉渾河病淀之爲全局河道病於與修水利之始卽特降諭旨令引渾河別由一道入河毋使入淀可謂探本窮源一言而舉其要矣蓋淀爲定水無沖刷之力故沙入而沈河無停流有滌蕩之功故泥衝而散永定南入清河自三十七年以前遡之前明百有餘年矣舊所經由之處沙痕的皪岸跡分明袁家橋以北崖高底深牤牛河借以行水者卽其故濱也河性善淤能墊深爲高而此道廢來已四十年何以經久不湮而歷歷如是蓋下口暢則上流疾此卽利於入河之明驗矣雍正四年雖經水利衙門奏於郭家務以下改挖新河而下口仍然歸淀故經王慶坨則干慶坨淤入三角淀則三角淀淤近且駸駸乎淤及楊家河矣夫楊家河乃全局清水之尾閭也此河一淤則通省六十餘河之水無路歸津勢必於楊柳青上下穿運道而灌天津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籌永定於今日乃全局利害之所關則下口會歸之路可不爲之熟籌而審處也哉愚以爲會歸之路莫如順其南下之性而入玉帶河或謂濁能淤淀亦能淤河玉帶河一淤則西淀之水無所歸必逆折橫流爲文霸四邑害是大不然玉帶河西受數十河之水渠深流急滌蕩沖刷泥澄沙散已自失其渾濁之性矣卽如滹沱漳水其濁泥豈下於永定而滏陽衡河其寬深亦不逾玉帶滹入滏而滏未嘗淤漳入衡而衡未嘗淤則永定之入玉帶何足慮乎或謂南北長隄文大二邑民命之所係也

渾河橫衝而入。必有潰決之憂。是又不然。大隄之決。前已屢告矣。皆清河爲患。未見有濁流也。如果濁流決隄而入。則文安仰釜之地。早已填平。何以低窪如故也。況經相國鄂公奏請加築高厚視前數倍矣。再於隄外加以埽鑲草壩數百丈。以備不虞。尙何意外之患乎。或謂河流湍悍。土性疏惡。不隄則氾濫妄行。蕩邨莊。齧城郭。仍爲固霸諸邑害。隄之則猶是築牆而束水也。是又不然。昔渾河南行之時。河身不過十餘丈。溢岸漫流。深不過一二尺。旋長旋消。爲期不過二三日。本非巨津。如黃河之浩瀚而莫可控禦。特以東折既違其性。入淀又窒其歸。強夾束以長隄。適足以激其怒耳。今若順其南下之性而利導之。曲直隨勢。多其分醲之渠以減殺之。高下合宜。寬築陂陀之泊岸。緩受其怒。流甯厚勿高。分建饅村之月壩。預防其衝擊。甯缺勿合。如此措置。將斥鹵變爲膏腴。史起之功可再也。縱遇異漲之年。溢岸漫流。仍不失一水一麥之利。亦何負於民哉。天下之事。極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永定之爲淀病。至今日而已極。亦變而思通之一會矣。當事諸君子。誠一旦翻然改圖。復其南下之故道。則病淀者去。淀乃可得而治也。淀起於蘇橋之三汊河。訖於天津之河頭。一汊自台山北流。逕高橋淀。入信安鎭。爲信安河。一汊自趙家房東北流。入勝澇淀。爲勝澇河。逕辛張策城。至褚河港分二支。一東流爲長子河。一東北曲折可八里爲東沽河。又東十餘里爲王慶坨河。與長子河合。而信安河亦自西來會焉。一汊自下馬頭東南流。逕崔家房。東入張家窰河。北流逕任家莊。東流入左家莊泊。又東北逕石溝。分二支。一北流與勝澇河會。一東北流至台頭。子牙河自東南來會焉。合流至羊分港。又分二支。一北流。逕瘸柳樹。與長子河合。一東北流。過蒿浪泊。出楊

家河抵河頭而台山趙家房二汊皆出三角淀而東來會焉此三汊之大概也其沿隄東去逕西馬頭堂頭入左家莊泊逕傅家營入石溝河則鹽河之故道非三汊之正派矣自永定入淀以來高橋淀淤而信安河絕台山一汊併入勝涝勝涝淀淤而辛張河絕台山趙家房二汊併入台頭張家葑河淤而下馬頭一汊併入沿隄小河是淀之上口諸河盡失故道既苦於翕受之難三角淀淤而長子河絕王慶坨淤而東沽港河絕是淀之下口諸河皆成斷港又病於宣洩之隘所恃以通流者惟台頭一河耳以全淀所受六十餘河之水納之一綫之中而子牙濁河自南來者又從而涸之則不亦危哉愚向有末議設堡船募衂夫委專官計丈里撈泥挖淺除荇開淤冢宰顧公已採以入告矣其事一行則台頭一路上接左家莊下達楊家河自可逐漸寬深不憂梗閼而愚猶以爲一河納全淀終非其量之所能勝則三汊故道不可不擇其要者而開挑之以分其來而暢其去也一張家葑河雍正四年開挖未竟水至停工宜接開至左家莊泊以分沿隄水勢一沿隄小河自堂頭至壩葑頭淺阻礙流宜挖深通使水無停駐以保隄工一趙家房河村中土橋卑隘不通舟楫宜改造加高中留活板使帆檣來往以暢河流以上三河其下流俱經由淀泊之中荇草茭蔣停泥壅澱多致淤淺斷絕宜每歲撈挖以爲常此則堡船之所有事矣而尤關緊要者在開挑勝涝舊河此河上承台山趙家房二河之委經辛張策城褚沽東沽二港過王慶坨北逕三角淀南至河頭與楊家河會其形勢自西南而東北最爲徑直故土人謂之照直河雖堙塞已久遺蹟猶存若尋逐開疏事殊創始寬不過十五丈深不逾八九尺而且陸地施工易爲畚鍤憑高作岸無事隄防

導三汊於西北分流減台頭之東南側注腸胃寬而尾閭暢豈緊淀池廓清卽全局之河道隄工均有裨益矣

與天津清河兩道咨

爲清下流以分水勢事查霸保文大一帶長隄介東西兩淀之間當七十二河之匯故上自何家道口下至龍塘灣七十餘里隄工在在皆屬險要所恃以分其流而殺其勢者唯支河數道而已在保定曰中亭河在蘇橋曰三汊河在崔家房曰張家窪河自中亭河淤而保定鹿疃下武各莊隄全受玉帶河之衝年年潰決自勝涝河淤而蘇橋三汊河遂無下口會同河二十餘丈之流併束於崔家房沿隄二三丈小河之內而張家窪河又復淤塞以故上馬頭西馬頭堂頭龍窩老母廟等隄一時潰決往事已然歷歷可鑑雍正四年冬和碩怡親王奉命查修水利親臨相度洞悉利害奏請開挖中亭三汊張家窪等河中亭河自口頭分流而玉帶之水十減三四三汊河自勝涝開通而會同之流十減二三張家窪河雖未完工而上口既開下流河跡猶存沿隄小河之水亦十減一二分水之路多則浸隄之力少以故五年秋大水幾與隄平而本坊帶領委員親督夫役得以搶護無虞者以但有風濤之排蕩而無衝溜之攻擊也今歲二汛安瀾隄防鞏固黍稌秔稻高下皆收吏恬民熙若以爲天之佑此一方民故無橫流暴漲之至殊不知此處河水皆自西淀來西水暴發非一次矣高陽河陡長一丈四五尺亞古城隄決府河陡長與南門橋頂平大小石閘盡被沖壞高陽河增漲三四次閏七月初八日猶陡長八尺此水皆安歸乎非沿隄河道

受之而誰受之然自六月至今此處水長不過一尺八寸所□□□□尺餘耳漲於上而不添於下此無他故皆由中亭三汊張家覜諸河分流而北瀦於淀窪之內也向使無此數河而全流併束於此一綫之渠則隄工之危險不知何如官吏之倉皇民夫之荼苦又不知何如矣本坊生長此邦頗諳水勢自七月初九日奉諭至隄督率印河官加謹防護外即加意支河恐有菰蘆茬草當港叢生阻澁填河致成既通復塞之患於是委員細查泛舟親歷經分緯合脈絡瞭然紆直通塞可指數矣查中亭河下流會於台山河即三汊河之第一支也經花達墓十間房王家莊王家箔崔家莊歸勝涝河入火浪紫草等泊是台山河受中亭河之流而中亭河又受牝牛河之流勝涝河則並受牝牛中亭台山三河之流一有淤塞即三河之水浉漾而並集於沿隄河內能受乎不能受乎乃花達墓河內有欄河箔一道壅水停流王家箔東紀家淀北河一段茬草塞滿者一里又東一段蘆葦茂蔣侵占河面僅可容舟者二里又東一段至崔家莊西河口密茬共四里又東一段崔家莊東至勝涝新河口北邊密茬寬一丈者四里若不亟行芟除則目下之閼流不一二年間復成斷港將動帑挑濬之欽工坐視廢棄矣即飭行霸州將花達墓攔河箔立押拆毀已據申覆檄行文安縣督令鄉地人船將王家箔一帶茂茬逐加芟除迄今未據報竣再查趙家房河即三汊河之第二支也由蘇橋對岸宮家覜東北流經趙家房崔家罾靳家鋪頭入托蓮泊北由郭家窪會台山河而歸勝涝東由南北羅家樓經漠漠淀入石溝之南北河而歸勝涝今郭家窪密茬闐塞北流已斷南北樓之間茬鬱不見水面東港不通水無所洩南折而注於左家莊西仍歸隄下雖行令

文安縣芟除不過崔家窰邊託蓮泊口稍爲拓清而南北樓間長闊數里工力頗繁究未芟通導積流而東去也再查張家窪河卽三汊河之第三支也由崔家房東經任家莊南王家疙疸北入左家莊泊而歸石溝河向係巨流其沿隄東下者乃一小支耳此河淤塞遂以沿隄之小支爲正河寬不過一二丈深不過四五六尺往往上流漲溢卽至平隄故開挖張家窪以暢舊流而工未及竣然現今測探除河口壩基未除止深三尺外其餘概深四尺五寸及五尺不等與沿隄之河未甚相懸殊也若通暢無閼亦大可資其分減之力乃今任家莊上下數里菰蔣叢生密茬如織全不見有河形本坊舟至此地膠滯不行當師並力方移一步如此而欲水之不壅其可得乎蚤已檄行文安縣責押該鄉長刻日芟除亦迄今未覆夫分流減水不使逆集隄下此曲突徙薪之計也加高培厚修殘補缺使水來可憑以爲固此綢繆牖戶之謀也大汛臨隄張皇搶救幸而獲全此焦頭爛額之功也該地方官秉承貴道章程所屬隄工俱爲完整亦可謂未雨撤桑足資防禦矣而於親王發帑開河分流減水爲曲突徙薪之計者則概乎未之聞也是以本坊巡視支流開暢下口雖從令應酬而未肯實力任辦其意將以爲不急之務而已豈果州縣之令不能行於一鄉地哉愚意以爲此事乃隄工第一要者目下芟除不過暫爲小試耳仍當於明春水涸時遵照制臺疏濬淤淺之檄或請貴道親臨或遴委廳員將以上諸河淺阻之處逐一查明督令地方官鳩集里下人夫量加挖濬便可計其工力抵免二汛防修古人云挖河一尺可抵築隄一丈如此那兌河隄兩有裨益至無煩挖濬之處只須於伏汛時將菰蘆茬草壅礙河流者盡加芟除一經伏水灌入根卽腐

爛不復再生所役人船亦可以防汛夫額中抽抵年年如此支河愈暢分水愈多沿隄無迸注之險而防修工程可收全效矣本坊奉委在此事非專司貴道持節行河權歸統轄合行咨會爲此咨商貴道煩爲查照如屬可行即轉飭印河各官實力奉行仍祈示覆以憑具啓須至咨者